

## 聯盟，証明你是無罪吧！



十二月八日凌晨，聯盟政府又再度地拘捕了社陣的七位黨員，這次的大逮捕行動又是發生在雪蘭莪州，被捕者包括社陣雪州分部財政崔方平，人民黨雪州分部財政李慶文，勞工黨雪州執行秘書謝漢欽，勞工黨雪州首都區組織秘書藍小岩等社陣的重要負責人，我們不禁要問：政府抓顯覆份子怎麼又抓到我黨的基層的負責人的身上來呢？這種逮捕的行動如果不是打擊反對黨，那又是甚麼呢？

早在一九六〇年六月當國內治安法令在國會辯論時，我們就預測到這不民主的法令，將會被用來對付反對黨，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通過這條法令，當時，聯盟部長向國會保證說：政府絕對不會使用這條法令去壓制或者對付反對黨。可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大逮捕及六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拘留行動，不都在証明了政府的保證是沒有價值？政府的諾言只不過是空話罷了！

我們譴責聯盟政府的無理逮捕行動！我們指責聯盟是民主的罪人，是法治的逃犯。當我國的憲法明文規定公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言論、結社及表達的自由權利，而聯盟却因為某些人行使了這些權利而將他們拘留起來；當我國擁有完整的司法制度——從初級法庭、高等法庭、三司上訴庭到倫敦樞密院，聯盟政府却避開到法制后，逃避公開法庭，好像白蟻怕見陽光一樣地躲到國內治安法令的「諮詢委員會」去了。

「罪人」和「逃犯」的名聲都是要不得的，我們希望聯盟執政者能够像被寬恕的無辜者，拍着胸膛喊道：「讓我們在公開法庭上見面，把是非曲直弄個清楚」。因為賊和罪犯是怕面對法官的莊嚴臉孔，而無辜者却對他寄予無限的希望。

一路來，聯盟政府都強調被拘留者並不是因為參加社陣的活動而被捕，我們當然希望這是事實。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當前社陣助理秘書許博義等同志被釋放時，政府却禁止他們參加政治活動。這也就是說不能夠回到社陣去工作。聯盟的這種前後矛盾的行動，已明顯地暴露了聯盟的言行是互相衝突的。

這是我們向聯盟提出的挑戰：「聯盟，証明你是無罪罷！」

對社陣來說，大逮捕會使我們失了一些能幹的工作人

員，也使到我們的同志受苦和失去自由。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並不怎麼嚴重，因為社陣的黨員是隨時準備為社會主義的理想而受苦的；另一方面，我們失去的幹部將會由其他同志頂接上去，而且也會再從人民中取得新的力量和新的人材，雖然大逮捕行動會使到社陣里面少數黨員害怕或退縮，不過大多數的黨員却會因為聯盟的無理壓迫行為而激憤起來，振作起來，比以前更積極更落力地工作，因此，聯盟若想藉大逮捕來恐嚇我黨黨員，其後果將會恰相反。

我們所深切關懷及認為嚴重的是馬來亞的前途問題，我們要知道：到底聯盟政府想把我國帶到那兒去呢？

在六〇年十一月大逮捕到這次大逮捕之一年的時間，我

是上述一連串的不民主行動的一部份。而且聯盟的用意不僅是對付強大的反對黨，甚至對付不同的見解和思想意識的社會人士。過去聯盟政府總是用「共產黨」、「同情共產黨」、「顯覆份子」等藉口來對付聯盟政府看不過眼的人士，現在新的帽子，新的藉口又出現了——「種族主義份子」、「不效忠馬來亞」……等等，也被用來應付一些紅帽子帶不上去的人物。我們不懂什麼時候又有新的帽子出爐呢？

總之，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聯盟一方面鼓吹他是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以維護民主的幌子去破壞民主和自由，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不民主的行動是聯盟接近政治破產的徵象，今後當聯盟越覺得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反對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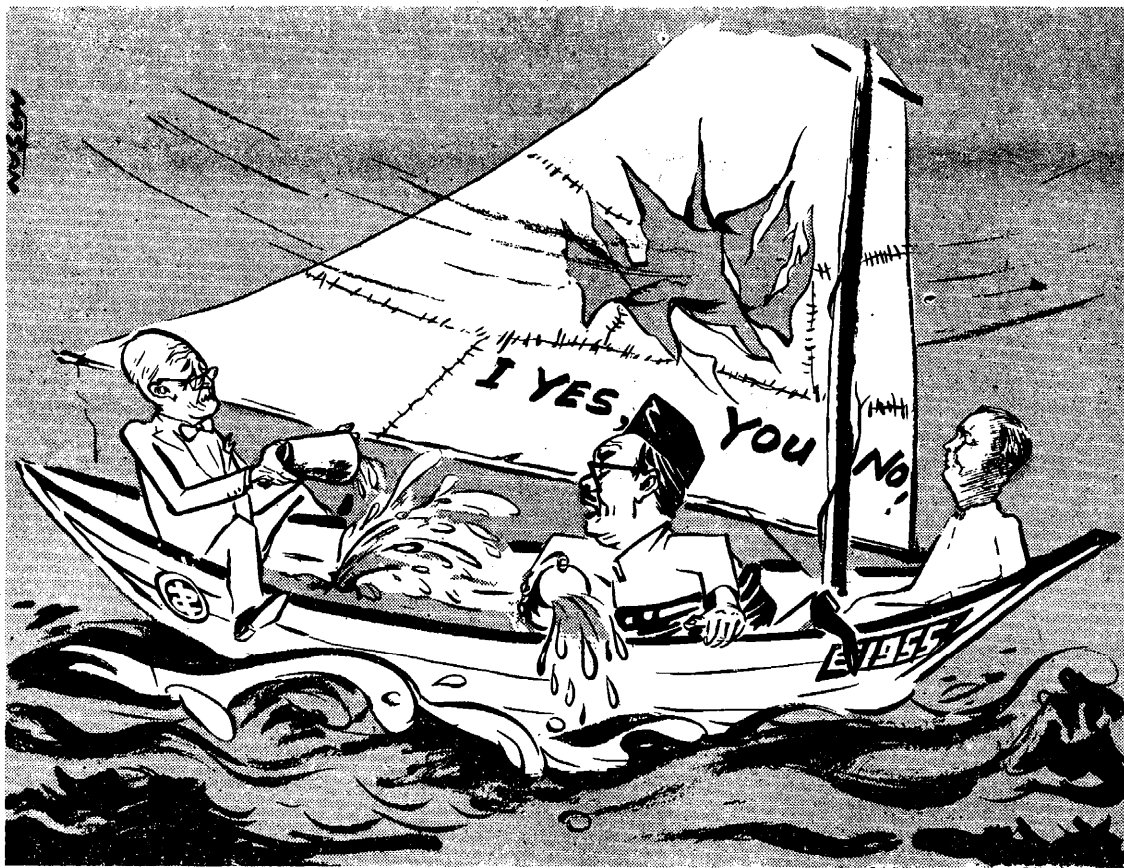
及人民的力量日漸強大的時候，類似的不民主，強硬的行動和目前比起來是會更加厲害。

面對着這種情形，我們馬來亞人民是否要退縮呢？不，絕對不！和退縮相反，我們必須進攻，攻擊聯盟政府以不民主和反動的行徑，暴露聯盟的虛偽面目，讓所有的人民知道聯盟的各種不民主行動是違反馬來亞憲法原有的精神和實質，因此馬來亞的人民——我國的真正主人，必須阻止我們共有的財產——憲法和基本人權被聯盟摧毀掉。

不可否認的，一連串和週期性的逮捕和壓制行動，是會使一些人失去信心或耐心的，少數人甚至會失去理智而對憲制斗争發生懷疑，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是把強暴的行動誤視為是聯盟強大和穩定的表現，事實却恰恰相反，當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對自己失去信心，達到接近絕望地步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強烈和不擇手段的行動，希望以此作一賭注，挽回惡運，目前聯盟已了解到在獨立後的短短四年時間，人民已漸漸地對他表示失望，而作為聯盟執政皇牌的馬來人特權和鄉村發展計劃，也就是形式上的東西，人民最終還是會失望的。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聯盟擁護外資和少數特權者的政策下，佔人口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是不會得利。因此，聯盟希望在反聯盟力量還未足夠強大之前，來個「先下手為強」，阻止這股力量的滋長和壯大。難道我們要因為聯盟絕望的行動而失去信心嗎？不！當然不！相反的，我們應該繼續充滿着勝利的信心。

讓我們勇敢地忍受目前的壓迫和困難，有恆心地通過民主憲制途徑，堅決地把不民主，反人民利益的聯盟拉下台吧！



貌合神離的「I Yes, You No」黨

• 強 •

們又看到了又有一些不幸事情，先後發生：於六一年九月間當聯盟政府和星洲李光耀政府還在商談星馬「合併」的時候，馬來前鋒報前任主編賽查哈利先生却被禁止進入馬來亞；聯盟又想通過操縱前鋒報的股份，派譴巫統宣傳主任去控制該報，使其失去公正報導的本質；八月間內政部長通過公民權總登記官通知要吊銷林連玉先生的公民權，過後不久，林先生又被通知他的教師註冊証受吊銷；十月間各地又有幾十個學生被政府扣留。

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聯盟政府拘留社陣的黨員，就

## ★ 強烈抗議聯盟政府再度無理逮捕我黨全志 ★

# 三地方議會聯合聲明

~~~~針對吉隆坡縣長援引其權力下令扣押欠稅村民之動產——增江、沙登、沙叻秀地方議會~~~~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十時正吉隆坡縣假州議會會議廳召開吉隆坡區七個地方議會的主席及秘書會議，討論有關「如何催收課稅問題」。在當天出席會議者有：吉隆坡縣長（主持會議），及其他縣署官員，增江新村劉國勝，沙登新村曾國幹，沙叻秀新村葉如山，安邦新村鄧覺民，梳邦新村黃二元，雙溪威新村林屏幹，缺席者為雙溪毛糯新村。

會上，首由縣長說明他欲於十二月七日後援引地方議會法令授予之權力，進行扣押欠稅村民之動產，並徵詢各地方議會主席的意見，馬華公會之代表除了表示支持縣長的扣押行動外，復於會議上建議：要求縣長將此種扣押欠稅村民之動產之做法，同樣在其他之地方議會施行。我們社陣執政三地方議會的主席在會上強烈地反對縣長的扣押行動，並認為，繳納稅務雖是每個人對國家社會應盡之義務，而作為地方議會之議員——村民之代表——也有責任催收村民繳納其所應交之稅務，但這並不是說當地方議會在向村民催收稅務時，可以不體察及了解村民之實際情況而對他們發號施令，如果他們一旦欠下課稅時，就扣押他們的動產，我們深切的理解到，廣大村民之所以會債務纍纍，欠下課稅不是沒有原因的，一般來說，村民之欠稅大多數乃因為行情冷淡，使他們貧窮拮据，三餐之生活費都應付不來，故無法從中撥出錢來繳交而不是不交，故此當我們面對這令人大傷腦筋的事情時，我們必須冷靜，

必須從人民之痛苦情況及維護他們的利益為出發點，然後通過友善的勸說辦法去向他們催收。從過去許許多多之經驗和事實中，我們完全意識到，通過勸說及友善之辦法催收稅務，不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加強了人民和議會之通力合作的精神，此有利而無弊之措施，何樂而不為？而反行那窮途之劣徑，我們實在深深不解其用意為民之利益着想抑或否？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身為代表村民利益的馬華執政的地方議會主席，却不顧村民當前所面對的各種困難，竟同意縣長的扣押行動，這當然加強了縣長對欠稅村民進行扣押動產的決心。

我們必須指出，縣長對社陣所提出之「反對扣押欠稅村民之動產之理由，以友善及勸說的辦法去進行催收之意見」，不僅不給予接納，連考慮的餘地也不留，甚至還說：「我有這權力進行扣押動產」。凡此怎不叫我們痛心疾首，我們認為，我們出席此次之會議乃無意義者，除了洗耳聆聽縣長先生之訓令及看到他們之一致贊成扣押村民動產之行動外，我們一無所得，因此我們不得不由衷的發問：難道作為地方議會主席所提出之任何意見，却無法得到即使是「一點點」的考慮嗎？

在此我們要謹慎地提出我們的態度和立場，我們反對扣押欠稅村民之動產，因這是最惡劣的辦法，我們認為催收稅務，無論如何得通過勸說的辦法，另者我們也要明確地

表明，在我們盡量設法阻止縣長採取扣押村民動產時，因為得到聯盟執政的州議會之縱惠和馬華執政的地方議會的全力支持下，縣長便頑強的要執行扣押令。這項行動可能引起之一切不良後果，我們社陣不能負任何之

責任。

增江新村地方議會主席劉國勝  
沙登新村地方議會主席曾國幹  
沙叻秀新村地方議會主席葉如山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卅日

## 馬來亞勞工黨雪州分部

針對十二月十一日大逮捕事件書面聲明（譯文）

個大集中營。

馬來亞勞工黨雪州分部強烈譴責最近黨員被無理拘留的行動，政府指責被捕者通過滲透合法團體，參加支持馬來亞共產黨政策的活動，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什麼理由不將被捕者提上公開法庭審判。

公眾人士還會記得，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聯盟政府拘留了社陣許多黨員，當時政府否認那些拘留行動是和他們的政治活動有關係，幾個星期前，其中兩名被拘留者獲得釋放，奇怪得很，在釋放的條件中有一條不准他們參加政治活動，這情形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當時被逮捕並不是因為和共產主義有任何關係，而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活動。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聯盟政府正在使用可惡的國內治安法令去擊破反對黨。

在過去四年中，超過一百名的社陣黨員經已被拘留，其中有些是社陣的領導人員，這些人日漸發展的政治力量和聲望是聯盟政府害怕者，在馬來亞的政壇上，聯盟有意想使人認為祇有社陣是被共產份子嚴重地滲透（政府聲明所用的詞句）我們是否就此推想，所有其他的政黨包括聯盟政黨都是不能被滲透的呢？或者更合邏輯地推論：因為社陣是聯盟最大的威脅，因此必須用盡各種辦法包括使用暴虐的國內治安法令去壓制社陣呢？

最近一次聯盟政府對馬來亞人民基本自由權利的進攻，對於愛好自由的人民是一個冷酷的警戒，如果再不及早抗議，那就將會太遲了；因為除了支持政府的應聲蟲外，沒有人是安全的。在大馬來西亞的前夕，這大規模的拘留行動是聯盟政治的可悲的反照，而且同時也將嚇退新加坡及北婆三邦的人民，參加入所願望的大馬來西亞。

馬來亞已經是走向警察的國度！讓我們希望大馬來西亞成為一個大集中營。

馬來亞勞工黨雪州分部主席（陳志勳）簽

# 古來社陣駁斥地方議會主席的一篇撒謊文章

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最近這聲音喊得够响亮，尤其是自從全國市選，聯盟及馬華公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慘敗後，他們在新村喊的更大聲，以想藉此在新村挽救在城市失敗的局勢，這些都是別有企圖而得不到好的效果的，也是一個將要死亡的人作最後掙扎的行動表現，最終也是無可挽救而死亡的。

真的為人民服務，是為人民服務，假的為人民服務，也是為人民服務。這怎麼說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個政黨，沒有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以及人民作后盾，這個政黨將是沒有靈魂的軀體，不死也是癱瘓的；所以一個政黨要生存，一定要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才能生存，但是要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必須先要有為廣大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表現，創造廣大人民的幸福生活的正確目標，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因此，為了要得到人民的支持，為人民服務的聲音，就滿天飛和响遍我國每個角落。

在我國的土地上，打從社陣的旗幟插下后，在政治舞台上，她就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她負責了推行憲制合法鬥爭的進展的重大任務，以前死氣沉沉和沒有責任感的馬華公會，也得承認，社陣的出現，他們就手忙腳亂的重整起來，藉此死灰復燃並帶着藐視的眼光，以想摧殘社陣種子的嫩芽，阻礙憲制合法鬥爭的進展。以前人民的痛苦和要求，他們是不管的，甚至還擺起勢利和官僚架子，盛氣凌人，現在却大喊要為人民服務，由這一點，不難看出，假如沒有社陣的組織出現和人民在上屆國會州會兩次的鬥爭得到輝煌勝利所影響，結論是怎樣？他們必定是死氣沉沉，官僚作風和欺壓人民的行動是會更猖狂。由于政治界線越來越分明，聯盟欲很巧妙的盡量在皮毛上做點芝麻小事，就大肆宣傳，製造烟幕，掩蓋自己真面目，聯盟不管怎樣假裝，骨子裏還是一樣的，聯盟盡量污蔑社陣，這種謾罵，歪曲事實，人民是不會相信的，只要他們嘴巴打得越開，喉嚨裏藏的東西越看的明顯。

由於真理越辯越明，在議會里，一些所謂代表人民的議員們，自社陣議員進入議會后，真面目就在人民面前暴露了，這些真面目，不是社陣進入議會后才有的，他們在骨子裡早就存在着，不過，沒有人能把他們的真面目暴露出來，因為在以前的議會是一黨專政，今天真面目出現，証明了假為人民服務的人，是玩手段而對人民是不誠實的

，一個不好的政黨和他們的領袖們，是絕對不會那麼愚蠢，會坦白的告訴人民自己骨子裡的東西。

社陣議員在議會裏是堅決維護人民的利益，引起了議

## 如此「聰明」的小馬青團

• 劉 群 •

在十二月十七日，勞工黨雪州沙峇支部的全志，前後包了三輛汽車往吉隆坡。

過後，本地「哲學家」馬青人員，又在閉門造車，粗製濫造其富有「哲學邏輯」的宣傳資料了：「他們牛頭黨派代表去吉隆參加抗議七名社陣人員被逮捕的大會了，等着瞧明天的報紙吧！必定大標題登着他們吃催淚彈的新聞。」妙哉的神話邏輯！從何處搬出來的？可惜！却是已失去了其真實性之論調！其實，該日（十七日）實是雪州人民黨分部的遊藝晚會，該日在雪州並沒有舉行什麼「吃催淚彈」的抗議大會，而支部同志是前往參觀遊藝晚會演出節目而已，我真懷疑，怎麼他們連報紙的新聞都不看一看呢！便「放」出這「幼稚」而又「可笑」的「大炮」來？

「哲學家」馬青，曾經好多次在製造許多無稽的謠言：比如最近馬青團所不知被誰人塗糞，和他們團員的腳車燈頭不翼而飛等事件的發生，他們就不分皂白，不查明真相，便向沙峇埠人士大事宣傳地說：「都是勞工黨人幹的」。這接二連三的污蔑事件，身為本黨一份子的我，不能再沉默不言了，我該向全馬人士高聲疾呼：『若說我黨人員「真的」幹出這卑鄙、下流的事件，而有確實之憑証的話，我們應該「啓發」他們用法律來控告，而由法庭來裁判罷。』——「只要不作虧心事，不怕夜里敲門聲」。要不然，馬青們如此捕風捉影，別有居心的宣傳勾當，我們將用這支鋒利的筆針對他們作嚴重的控訴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三日稿

會主席在報章上公開的指責社陣，這是執政黨採取行動扣押村民之動產，社陣發表聲明澄清后，議會主席才發出的，聲明裏，我們看不到有正面地答覆社陣所提出的問題，

研究了那篇聲明所得的結果：是一篇撒謊的文章。想通過這篇撒謊的文章，亂放烟幕，使人民模糊不清，來洗脫他們採取扣押行動的罪名，全樣的想把責任推給社陣和縣長那邊去，說什麼採取行動是迫不得已的，總說起來，執政黨沒有負責任和有勇氣向有關當局爭取人民的利益，在社陣進入議會的兩年中，是可以了解的，假如有關當局的官員出席會議，執政黨的議員們就顯得懦弱，表現出了可憐的奴才相。聲明中還說：損害人民利益恐怕是社陣議員不出席會議所造成的。是的，這是執政黨的真心話，不打自招，社陣沒有出席會議，執政黨就為所欲為，盡量損害人民的利益，以前沒有社陣議員時，聯盟一黨專政，不知道損害了人民多少利益，都被包藏着，社陣在議會裡敢說敢爭，不怕強權，不怕壓力，聯盟說不勝人家，就要表決，聯盟不講理由，只是以多數票來強蠻的壓倒人民的意見，將來是會被真理制裁的。聲明中又說：社陣的言行已瀕於面臨崩潰的邊緣，在本年地方議會選舉已被人民唾棄了。我們覺得主席的這些話是包着臉，硬着頭皮說出來的話，誰都知道，古來地方議會，一向來是馬華把握，社陣在本村成立以來，就積極地推動工作，兩年來在人民支持和鼓勵下，大胆嘗試，結果中選四席，社陣是從沒有席位增加到四位，這是被人民唾棄還是被人民愛護呢？馬華從十一位降到僅存七位了！這是人民擁護還是被人民唾棄？我們相信，再多一些時間，馬華的席位被人民唾棄下又會減少的，這種以敗為勝的荒謬論調，虧得他們說得出口，這不是在玩手段嗎？唾死的掙扎，哀哉！哀哉！

社陣是一個新生的政黨，她有堅決的立場，明確的目標，社陣的組織，遍佈我國每個角落，誰都會看得出來的，社陣在不斷地強大，支持社陣的人民越來越多了，只要人民不斷地在政治認識上覺悟起來，社陣將取代聯盟的。

社陣在議會裡為人民爭取利益，人民是會看得出來的，不管馬華怎樣玩手段，放烟幕，用勢力壓人，大家還記得，議會主席，就曾經在途中企圖用武力威脅社陣議員，社陣在議會裡不能得到發言權利而退席，以上的一切，都是社陣在議會裡站穩立場，堅決爭取人民的利益，不同流合污，暴露其真面目所引起的。

如今，地方議會這個人民的機構，已被執政黨利用成為他們的宣傳工具，變成私人財產。我們呼吁村民，關注議會的活動，提供意見，因為這會帶來人民的利益。

# 南＝越＝在＝崩＝潰＝中

・鍾子・

伊拉克王被暗算了，  
孟德里斯又上天堂去。  
可憐的老傢伙——李承晚，  
「反共」不成流落到夏威夷。  
嘉西亞這個花花公子，  
去翻了大筋斗。  
乃沙立粗而無用，  
只會彈老調——反共。  
「反攻不成」的蔣介石，  
像風雨中的殘燭！  
死期亦不遠矣。  
富米只是個大飯袋！  
半個江山拱送出去。  
如今！  
吳廷琰這個好寶貝！  
又在崩潰中。  
啊呀！我的老天爺啊！……

怪可憐的美國人啊，不斷美元填補和武裝的政權，一個個地升天成仙去了。還活着的，却又是處在風雨飄搖中，已在走向崩潰，毀滅。

東南亞——這個資源非常富饒的半島上，幾個親美的政權，都在岌岌可危中。南越的吳廷琰政權，便是一個正在崩潰中的「金元傀儡」，千里迢迢而來的「自由主人」，正在千方百計地加以施救。

這場戲正在上演着，好戲也許在後頭呢？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停戰協定簽署後，整個越南被切成南北兩半，北部劃歸給越盟（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國），南部則劃歸給越南王國（保大王朝）。協定簽署不久，一九五五年，好色昏庸的保大王以及軍閥土匪，便給美國扶植之吳廷琰，用「武力」攆走了。可是在吳廷琰統治下，南越——這塊得天獨厚的魚米之鄉，東南亞的穀倉却是一個年年入超，經濟破產，政治黑暗，貪污舞弊橫行，失業衆多的國度。

在經濟方面，米是南越經濟的主要來源。戰前，米產量除供居民自足外，每年尚可輸出一百卅萬噸。戰後，美國的援助源源而來，米生產量反而減少了一半，加上荒旱欠收的影響，有時政府甚至下令停止出口。原來，美國在日內瓦協定簽署後，四年給越南的商業援助達八億美元，但差不多全部（佔八十巴仙）却消耗在國防和治安上。百分之二十為經濟援助。二十巴仙中的十八巴仙又死於購買美國的消費品——其餘的二巴仙已落入統治階級的私囊中，由於美國的經濟援助是用生產過剩的農、工產品來估價，因而使南越的經濟惡化。舉個例子來說，在一九五七年，美國向南越市場傾銷紡織品達二萬八千五百五十萬噸，扼殺了南越脆弱的紡織業，同時摧殘了棉花種植業，使80%的紡織工人這樣陷入失業惡境中。

吳廷琰只是誇張渲染不切實際的報上建設計劃，他以建設國民經濟為藉口，好高騖遠地奢談他的實業發展，其

實只是借助外資替他們的政績粉飾門面。

地方原有的工商業，被政府的官僚作風，苛捐雜稅和美國貨，打擊得七零八落，老百姓民不聊生，看見外資興建的工廠和摩登建築，恨之入骨。

美國的援助，並沒有創辦任何工廠以容納成千成萬的失業工人。如果美援曾給南越帶來一點虛構的繁榮現象，那便是美國的奢侈品的汎濫街頭，高官富貴的買商的華麗汽車，給行人揚塵潑水而已。

在政治上，吳廷琰把權力集中於家族內，自己當總統兼國防部長和陸軍統帥。他的弟弟吳廷儒，負責內部安全事務，七萬多的政治警察，猛力鎮壓任何對政府政策批評或反對的人，在危害國家安全利益，「共產顛覆」的名堂下，送進監牢和集中營去。目前在獄中和集中營的人數，已超過五十萬人。吳廷儒的太太是國會議員，權力很大。她的父親則任駐美大使。他的哥哥吳廷康是大地主，支配着中圻一帶。另一個弟弟則担任內閣顧問。

將官和官僚紅員，皆以私人關係委任，地方官吏在農村的胡作胡為，弄得怨聲載道。

民主在南越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在高壓下，南越本來就沒有與吳廷琰對抗的反對力量，反對黨南越是沒有的，名存實亡。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是吳廷琰「自導自演」的欺人騙世的把戲。

吳廷琰的下鄉巡行，是滑稽和虛偽的。政府官僚上行下效的「定期接見群眾」，表面上標榜民主，實際上却証明了，他們平時與人民的遠離，全時許多人都看出，由於依靠美援，南越官僚階級不再倚賴本國老百姓的支持過生活，自然也不再顧及民意而獨行其是，愈來愈變成與人民對立。

既然在政治上黑暗反動，顛覆無能，貪污賄賂橫行，經濟上紊亂破產，財政上又無鑿內倚賴外援。於是，怨聲載道，人民特別是農民，反吳之聲，不絕如縷，許多外國觀察家都充份體會到，吳廷琰是一個不得民心的政府，目前南越的混亂局面，實際上就是這種不滿情勢的促成，長期不滿的繼續使到本國的農民，心裏趨向新生活並正在反抗他們恨之入骨的右翼「金元傀儡」政府。和平的政治鬥爭，在吳廷琰的鐵腕下，是無法生存的，於是就產生了目前混亂的情勢。

吳廷琰這個靠美援施捨渡日的人物，把「反吳」戰火，大事流染成「北越的侵略」，這幾乎是所有不得民意的傀儡政權，在最後新發出來的呼聲，遠在一九五五年同樣的情況下，全靠美國軍援和經濟以自肥的寮國沙納尼康政權，便已大聲喊過：「北越軍隊侵入」，可是等到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到那兒去作實地調查，連一個侵入的北越軍人的影子和痕跡也找不到。許多外國觀察員和採訪記者都說：沙納尼康是存心把事情很危急地挑起來，把局勢權意地推到爆發點，他知道自己是不不得民心的，只有把局勢說成外來的侵略，希望贏得外來「美國」的全情和支持。

（上接第六版）

民族主義我們反對偏狹的民族主義、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及由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

這就是我們無產者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分界綫。

## 人民黨扮演的任務

最後，我應該談及人民黨在我國政治潮流中，應扮演的任務。

當我們還沒有達致結論前，讓我們先來探討過去。

在獨立前，我國的政治活動，不管左傾或者是右傾的政治活動，都是以種族為基礎的。左傾的馬來國民黨（Partai Kebangsaan Melayu）門戶只開放給馬來人。馬來國民黨主張聯合所有左傾的馬來亞政黨（包括馬來國民黨、覺醒青年團、全馬農民協會、覺醒婦女團、同教最高理事會和星加坡青年運動陣綫——譯者註），組成一個名為人民力量中樞的機構。（Pusat Tenaga Rakyat）。

在非馬來人方面，情形也是一樣。他們也成立了一個聯合機構，名為全馬聯合行動理事會（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簡稱AMCJA。

AMCJA和Putera的情形完全一樣。它們的差別是：AMCJA由左傾的非馬來人政黨組成；而Putera則由左傾的馬來人政黨所組成。嗣後，Putera和AMCJA就聯

合成一個統一陣綫，名為AMCJA和Putera聯盟——意味着左傾馬來人力量和左傾非馬來人力量的大聯合。

這種依種族劃分的政黨聯盟的情形和地位，過後又由聯盟——巫統，國大黨和馬華——所延續下去。大家要留意，我只是說那種依種族劃分的情況，由聯盟所延續，並不是它的政治信仰。Putera和AMCJA的政治信仰是社會主義——而聯盟的政治信仰却是保守主義。

以種族主義為基礎，依據獨立之前馬來亞的一些演變，或許和當時的環境相配合。但據我們的看法，並不適合於現時，當我們要建立一個團結的馬來亞族。我們必須比以前的情形，向前跨進一步。

正因為這樣，我們就在不分種族，通過漸進的方式，一點一滴地消失獨立前蔓延之種族思想的目標下，成立了馬來亞人民黨。

政治鬥爭並不是一場漫不經心和瘋癲的鬥爭。在政治鬥爭裡，分析和手段是需要的。沒有分析和手段的政治鬥爭，便是政治上的「安那琪」。我們不是安那琪主義者。

一旦分析了獨立後的馬來亞情勢，我們知道馬來亞是一個正在逐漸走向工業化的農業國家。在這樣的國家里，根據我們的分析，成為政治鬥爭決定因素的人民，可以分為：（1）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力者；（2）工人階級。

因為這樣，依我們的看法，非種族性的我國群眾政治運動，必須分成兩大部份，各自以上述的政治鬥爭因素為

吳廷琰所採的手段，和沙納尼康，最近的富米蓬安大同小異。他知道自己的人馬是不得人心的，沒有美援，自己很容易的會倒台，於是，他以南越被外國侵略與犧牲的口實，爭取美國的全情和支持。局勢越緊張，吳廷琰才能得到更多的美援，才能冀以自保。

美國，這隻大蠻牛，對東南亞一切的變動和內部紛爭，根據自己的利益，歪曲為外國的侵略及顛覆，方便為保護他在這個地區的傀儡政權，作直接的干涉。

近年來，美國在古巴、寮國、南美各國的行徑，簡直就是殖民地炮艦政策的重現，有一點不同的是，船上掛着「防止共產顛覆和侵略」的旗幟。肯尼迪總統在公開支持古巴叛軍向古巴革命人民政府進攻的時候，在美國報章編輯的聚餐會上就這麼說：「重申美國在西半球的長期慾望，警告北美洲各國，若允許威脅美國安全的政府存在，美國將出兵鎮壓，以保證美國的自己的國家前途。」他又說：「為了自身利益，美國將保留干涉，維護秩序。任何國家，不論是通過國內政治進化之程序或通過革命手段……美國將視為它有干涉行動的自由。」最后，他又說：「如果東半球國家未能負起防止外來共產份子滲透責任……美國政府將毫不猶疑地起來面對它的基本義務，即吾國之安全。」

總而言之，不管任何的變動，不管人民稱為社會革命，相信自己的利益受到危害，只要美國稱之為共產侵入就行，美國就可以公然干涉，包括出兵在內。

於是，根據這個政策，最近幾個月來，美國對南越軍事武裝，到了空前露骨的地步。美國的軍事顧問、軍官和士兵，軍火和飛機及其他的戰略性資源，大量進入南越。美國這種舉動完全破壞了日內瓦停火協定，置國際公法於不顧，危害東南亞的和平。

南越的戰事的後果會怎樣呢？在這個時候，要作估計是不容易的。

無論如何，目前，美國在東南亞的處境，是非常狼狽的。美國就好像一隻大象闖入瓷器店去，雖然破壞了許多用具，結果自己也是焦頭爛額，賠了夫人又折兵。東南亞更多的地區，變成紅色地區或是中立地區，這是因為美國雖在東南亞一味培植「反共國家」，建立自由世界體系——美國的創作。可憐的美元到處亂拋亂塞，所扶植的却是一群腐朽貪污，昏庸無能，為人民所唾棄的冒險傢伙。於是，到局面不可收拾的地步，美國的海盜式行為——出兵，也是無濟於事的，他們一個個地倒下去。

最后，我們覺得，美國在東南亞，在南美，甚至在全世界的行徑，已大大地違反了「民族自決」的原則，也沾污了「意志自由」的精神，美國的行政成了「自由民主」的大諷刺。當東南亞人民欲擺脫國內封建主義和殘存的殖民主義的桎梏時，並在新基礎上創造新的生活，美國是無權力向這些國家輸出「反革命」，鎮壓東南亞的人民。

讓東南亞人民決定自己的事務吧！

基礎，明確地說，一個依靠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力者；另一個則依靠工人階級。

我要「依靠於」或「基於」並不是意味着「一定」或「完全局限於」。換句話說，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說，基於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力者的政治運動，就不能有工人階級的成員。不是這樣的，相反可以受到鼓勵。只是在這個運動中，農民、漁民及其他勞力者成為鬥爭中主要的泉源及因素。同樣的，基於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治運動，並不是不可以從農民、漁民當中取到成員。但是，在這項運動中的鬥爭先鋒，必須是工人階級。

嗣後，這兩項運動，依我的看法，必須建立一個統一陣綫，一個平等的力量中樞。

現在的差異是：如Putera——AMCJA在以前是基於各種族的聯合，那麼，這個基於農民和工人運動的統一陣綫，就不再是基於各種族，而是依靠勞動群眾。

這就是我們成立社陣同時成為它的成員的原因了。在社陣里，勞工黨對我們來說，是依靠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而人民黨是依靠農民、漁民和其他勞力者的群眾運動。換句話說，社陣成為我國左傾力量，無產者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大總樞。

這就是人民黨所應承擔的任務，成為以農民、漁民為基礎的左傾群眾運動。這是根據我們深思熟慮後，完全適合於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情勢的事實。（完）



# 社陣北婆考察團報告書摘要

研究遠東問題的歐洲學生通常指馬來亞、印尼、婆羅洲、菲律賓及鄰近島嶼為「馬來世界」。

日本當其向澳洲侵進時，宣傳着「大東亞光榮圈」，乃基於文化路線，並且獲得許多非華人的馬來西亞領袖的支持。既使在大戰前，當印尼和馬來亞仍然處在殖民地的地位時，在這些地區已進行着「泛馬來運動」，企圖將這些地區的一萬萬三千萬的人口統一起來，基於非種族和文化的聯合而形成一個聯合邦，並以馬來語為共同語言。這個觀念包括馬來亞、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及菲律賓群島，特別是棉蘭島（Mindanao Island）。

這就是馬來西亞整個的面貌。

如果一個人遠離本地區，而看看世界的這一部分地區，他們將發覺到，一堆分離的群島散佈在東南亞，並且不規則地散佈着，但却形成了一群以馬來語為普通用途的島嶼居民。

當我們往下望，我們發覺砂撈越、汶萊和北婆形成了婆羅洲大陸的一條細邊帶。而星加坡只是亞洲尖端的一點小豆點。由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及菲律賓所包圍着，星洲好像一個新月旁邊的一粒小星兒。從星洲及馬來亞向上望去，則是非同教國度的柬埔寨、老撾、越南等國。

看過了整幅圖面，我們對「我們究竟歸屬於誰？」這個問題，只能這麼地回答：與其說我們屬於柬埔寨及印度支那國家，不如說我們屬於馬來西亞群島來得更恰當，因此，接受馬來西亞的概念是合乎邏輯的。由馬來亞首相提出，包括馬來亞、星加坡、砂撈越、汶萊及英屬北婆的馬來西亞概念（觀念），只是走向大馬來西亞的第一階段。大馬來西亞觀念將如何去形成及採取甚麼形式，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無疑的是，它必須有一種聯合的形式，它必須包括我在上面所提到的地區，因為在地理上、語言上、文化上和經濟上，上述各地區都互相依賴的。

馬來西亞世界（一些人喜歡叫它為馬來），並沒有完全地聯合起來。由於島嶼間的缺乏接觸，外國的統治，受過去由中東、印度與中國所帶來的文化影響，加上晚近從歐洲方面所受的影響，帶給這些島嶼不同的面貌，姑且不管這些地區在將來是否可能充份地統一起來，毫無疑問的，一些統一的形式是需要的。

但是，這些島嶼的位置却形成了亞洲大陸和日本北部、澳洲南部間的障礙。它具有自己的特性。任何事件的發生，對於任何一個地區，比如星加坡，它必然會影響及衝擊到其他島嶼的安全和穩定。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因為目前在這些島嶼上，正受着這種勢力所施於的壓力。所以，外國勢力在過去和現在，都以為了他們自己的完全為藉口，作為他們保護他們對這些島嶼的影響和利益，例如美國政府要以星加坡歸入他的軍備系統內，作為伸展美國從日本的Okinawa經過菲律賓，直下泰國和星加坡的勢力，這些地方對於美國政府的安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澳洲人來說，他們一定要求澳洲北部的一條安全地帶，它包括了馬來聯邦和星加坡。既然印尼政府將會以敵視的態度對待任何一個聯邦，除非那個聯邦擺脫外國勢力的干預，因為這種外國勢力的存在，將會促使這些聯邦成為印尼的敵人。

由於不列顛統治了星加坡和北婆羅洲，問題是也是否準備將權力交給任何聯邦，她必然會考慮到這些聯邦也許會對她採取敵對的態度。

任何一個集團（聯邦）對英國表示友善，則會遭受到印尼的敵視。目前，就英國本身的利益說，她會鼓勵任何不危害英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的聯邦。

再進一步說，星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末端，同時是從西方到東方的唯一航線。它擁有一個具有經濟和重要戰略性價值的天然碼頭。但是星加坡本身是不能僅僅依靠「照顧本身的關係而忽視整個地區的外交政策」而存在的。況且，馬來亞是位於它的正上方，而且又是這個馬來西亞合成體的一員。

從國際觀點來說，當馬來亞或任何洲的聯邦和印尼對立，都將會造成和印尼的磨擦。這種磨擦，會導致馬來世界本身的衝突，而馬來亞正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我說北婆三邦和聯合邦的馬來西亞概念，是一個固有的概念，但它只是整個更大概念中的一部份，必須使這個概念具有真實性。再者，既然馬來西亞正在孕育着，在整個廣大的合成體內，只包含了一些地區，它將會造成聯邦的不方便，如果它要和任何勢力集團勾結在一起的話。為了保衛和平和民主，它必須非常堅決地使自己成為非勢力集團的一員，這是為了避免在馬來西亞內部造成磨擦。有這麼一天，我們能夠再一次團聚在一起，就像一個有它自己獨立生活方式的馬來西亞國家集團，這個集團不受任何外國的鎮壓和統治。

但是，由於我們一定要去實現這種民主典型的聯邦，這些有關地區的人民必須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即他們將是自動地，平等地加入這樣聯邦，因為要不是這樣，他們會感到，他們是被大不列顛「出賣」或「移交」給另一個統治國家。這一點，我們必須牢牢记住。因為當馬來亞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是一些地區，像砂撈越和星加坡，還是停留在殖民地統治上。所謂民主國和民主政體的聯邦，必須是自治自決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北婆的大多數人民要求先通過自治才達到合併的原因。

「自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它意味着人民將有權利投票，選擇和決定他們的將來，這是自治政府最低限度應具有的意義，同時，這也是任何合併計劃必備的條件，目前，我們馬來亞已忽視了這種需要，因為我們已經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不會領會到其他的地區並沒有得到獨立啊！這就是為什麼馬來亞總理曾公開宣佈說，除非這些地區的人民獲得全民投票的機會，否則，不可能談到合併，因為對於他們任何的哄騙，必然會破壞到馬來亞的民主觀念。

所以，自治是合併的基本條件，因為有了自治，我們便會擁有合併的雛型和形式。這種雛型和形式將會符合人民的一致願望。

照魯北坤博士的說法：「這必然是非常意外的事，如果西方人士所致力的工作，不是去促使當地的人民減輕和放棄他們的保護，給予他們自主自決的意義」。這種需要不是任何邪惡計劃的結果，而是壓制人民的發展不可避免的後果。在魯北坤的說話裡又有這麼一段：「沒有人會對這點感到驚奇，即在多數的國家主義思想或者他們的擁護者中，找出帶有西方思想者。」我還要補充的是，擁護者並不是只限於單調的西方生活制度的跟隨者，他們也可以是受其他教育及生活制度的薰陶。

上面所說的都是關於馬來西亞的外部和整個的形式。當我們接觸到馬來西亞的內部方面，我們開始發現到正待解決的種族運動，加上從印度洋和中國海而來的人民之間千

年以上的交往接觸。最終是西方帝國統治所帶來的許多矛盾，這些矛盾必須在任何馬來西亞計劃中，被小心翼翼地加以處理。

例如在宗教的領域方面，我們有基督教、回教、巴干教和佛教。對於巴干達雅（Pagan Doyaks），豬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動物，唯一的目的是他們能夠通過它作為跟上帝間的媒介物，因此，對於他們來說，豬是神聖的。可是對於回教，豬却是他們的禁忌。對於華人，杜遊族和基督教徒，豬却是一種上好享受的食物。對於我，則它是馬來西亞基本的客觀現實之一。

再說到語文方面，這裡有兩個主流——受華文教育和英文教育。這兩個主流是沒有可能調和的地方。除了它的統治地位外，受英文教育者曾企圖走在華文教育者的前頭，至於受華文教育者的大多數，是在他們的學校里受教育，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在華人的社會里生存。而現在，除了英文和華文外，還有在這地區內不發達的馬來文——這個語文是我們人民當中的普通語文。

例如杜遊族，他們在英殖民地北婆羅洲的總人口454308名中，佔了145650人，用馬來話和回教的巴招族（61,838）交談，雖然馬來文對於他們是外國方言愛賓（或海達雅）必須用馬來話和加淵族（陸地上的達雅族）以及馬蘭奴人交談。愛賓和陸地上的達雅，有他們的語文，他們的語文是吸收了大部份的馬來文學，經過了好幾世紀的演變，而擁有了不同的音調。（如Ketua演變成Tuai），現在他們彼此之間必須用巴利馬來語（Bazaar Malay）交談。

對於英文和華文的較合理的事是，將他們都溶進馬來文的匯流里。所以，馬來文在基本是這些地區的語文，必須盡快地加以發展，使它成為這些地區的主要語文，這麼一來，必然會自動地減低了英文和華文的地位。使他們在語文方面，居於次要的地位。這是總的方面看法。

分開地觀察，可能會有這樣的爭辯說，星加坡是華人的。擁有80000人口受馬來語文教育的汶萊是馬來人的地方。砂撈越的多數人口為達雅人和北婆羅洲的杜遊族、非華人（非馬來人成份形成的數字），則是達雅人、華人和馬來人的地方。如果，我們能夠給予星加坡華人以他們所需要的充份統治權，然而，我們就不能一樣地給予另外的少數國，像巴招和杜遊族？那是因為不可能將他們的要求，放入應有的遠景內。因為人民只肯照顧他們自己的難題，以代替他們對整個馬來西亞的照顧，這便是造成在語文難題上有許多複雜而不同的要求。

受英文教育者拒絕接受這個事實，即馬來文是可以容易地發展和教授的。既然受華文教育者反對英文，因為他們感到中文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一些土著人民，他們並沒有自己的語文，反對採用馬來語文和華文，而以外來語文視之，而準備接受英文（同樣地是外來語文）為主要語文。由於英人統治了這些地區，他們看到現時英文的價值和一定的地位。但是，就整個地看起來，我的意見是：馬來語文是法定的國家語文和官方語文，至於英文和華文則視為重要的語文之一，可以根據地方的情形和人民的要求下，加以教授。

我們的學校必須要有語文和文化班，以

反映該地區國民的人數。所以達雅文化和語文，必須在砂撈越發展起來。杜遊文化則在北婆發展起來。唯有這種語文教育結構，才可以保留和滿足這些地區不同人民的要求和需要。這些地區在世界上是具有他們無比的、多姿多彩和豐富的文化。

既然，我們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擁有他們自己的部落，像不叻（the Punons），巴招（Bajuas），馬蘭奴（Malanuas），愛賓 Ibans），肯雅（Kenyahs），加淵（Kayans）等等。所以，我們就不能擬定一個歧視的公民形式和投票選舉權利。所以，我們目前馬來亞的憲法條款，對於習語馬來語的同教公民給予優先權，這是不適用於新的聯邦的。除非這個新的聯邦排擠所有北婆的土著，因為他們是不懂得馬來語，同時也不是回教徒。我們是否要對他們採取歧視的敵對態度呢？我的意見是：公民的資格應修改，以便容納那些接受馬來西亞為他們的家園和能充份證明他們的確是如此，同時接受那些曾經在這些地方住上了足夠的年數。

所以同樣的，基於一個人的馬來文知識作為效忠的考驗，是不能夠推行的。我們不能說達雅人（Dayaks）或杜遊人缺少效忠是因為他們不能精通地用馬來語交談。

最後，我們必須對東姑的邦聯計劃的政治方面——它只是馬來西亞的微小一面，加以評價。這是非常特出的一面，但這並不是意味着我同意東姑的計劃，在這裡，當然，我有許多強有力的意見，這些意見是：

（1）如果我們合併起來成為一個聯邦，我們必須要平等地加進來。我不同意有不同款型的公民的區別。我不能同意公民有甚麼不同的區分，因為這意味着小地區的公民將常遭受到大地區的管制，掌握着普通的但不同公民階份的小地區。既然有被統治的現象，這便是所謂帝國主義。我的意見是：如果我們要合併在一起，就讓我們平等地合併在一起，而剷除「大哥」的質素。

（2）種族主義和歧視在各種族的圈子里必須要破除掉。我們必須牢記，當我們說馬來語的時候，不能以種族的背景視之，但應以語文和文化的背景視之。

（3）對於擁有投票選舉權利的人民的年齡，一般的規定，基本上是二十一歲。

（4）要充份地完成統一，必須依賴移民的活動。所以，那些人口過多的地區，像星加坡可以移民到北婆去，那兒是極度不毛之地。從這點看來，我不能同意，各邦擁有分離的勞工管轄政策。因為它將最終地演變成用歧視去對付各地區的勞動群眾。

（5）既然我們的領土必須以民主的形式，脫離任何統治的地位而聯合在一起。這裡，只有一個真正的方式，可以把人民統在一起，這種充份的統一包含了一致的教育政策在內，而這種教育政策是根據各地區人民的需要而制訂的。最後，當然我願意看到社會主義的結構在這個新的概念出現，但這是屬於政治手段的事。這種政治上的安排，就好像在國家統一上的需要一樣，還沒有達到完成的階段。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雖然，我們大家必須同意於馬來西亞的觀念，它正在演進中。它的結構、形式和內容條款，是必須要加以填重的考慮。這不是政黨的政治辯論。我要在這裡下一個結語，結束我的報告：現實的馬來西亞是基於它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唯有通過真正的團結才能解決。而唯一的現實，就是能夠現實地將馬來亞、印尼、北婆和菲律賓歸入考慮的範圍內。

分裂即是一種危害。

# 人民黨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黨主席

## 布斯達曼演詞摘要

發生在我國政治領域中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別的，而是聯邦總理東姑的馬來西亞計劃，即馬來亞聯邦、星加坡、砂朥越、汶萊和北婆羅洲的統一成為一個馬來西亞聯邦。

在剛才我的演詞的開始，我已經表達了我的信心，在最後，必然會產生一個無產者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馬來西亞，正如黑夜過去了，白天到來一樣。從這一點就證明了，我們在原則上是不會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相反的，它成為我們鬥爭的希望和目標，這也是我們一路來所發出的正式文告中，我們非常清楚地說過：我們是在原則上接受馬來西亞計劃。同時，我們可以更光榮地說：在我國各政黨，包括執政黨在內，我們是發出最多有關馬來西亞計劃的文告，在我們每一次發出文告中，我們的態度和觀點從未改變，那就是：我們在原則上接受馬來西亞計劃。

### 馬來西亞概念的演進

為什麼我們在原則上接受呢？為了明白這一個問題，讓我們簡略地探討馬來西亞理想的發展史。

實際上，馬來西亞的理想，並不是新的理想，也並不是東姑和他的聯盟首先提出馬來西亞的理想。當聯盟、巫統、人民行動黨還沒有出現在政治舞台之前，簡言之，當東姑計劃下馬來西亞地區的政黨還沒有出現前，馬來西亞的計劃早就有了。在殖民地主義者趾氣高揚、不可一世的時期，馬來西亞的理想就有了。

自從殖民地主義者開始踏進我們的國土上，第一個在我國成立的註冊政黨，便是馬來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在一位脫離教師職務，成為新聞記者的依不拉欣·耶谷的領導下，這個馬來青年同盟才是第一個首先倡議馬來西亞的理想。

我知道這件事，那是因為我曾經一度是這個組織的積極活躍份子。在那個時期，這個理想並不是稱為馬來西亞而是馬來大聯盟（Melayu Raya）。

馬來大聯盟的目標是：

（1）把所有馬來群島的國家，從西方殖民地統治者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2）團結和聯合所有上述已經獨立的國家，組成一個名為馬來大聯盟的獨立國家。

在當時，西方殖民統治者是英國和荷蘭。為了要使所有馬來羣島的國家從殖民地統治者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所有這些國家的人民，必須團結一致，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向西方殖民地統治者鬥爭。這是因為他們的殖民統治者並不一樣，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所以馬來青年同盟就決定自己獻身於消滅英國殖民地主義者，至於消滅荷蘭殖民地主義者，這個任務應該交給印尼人民。

這個理想從未熄滅。雖然有時因受環境所迫，她沒有發出火焰來，只是餘燼未完地在燃燒，正好像火燄藏在米糠里。這個理想過後就由馬來國民黨（Partai Kebangsaan Melayu）所承繼，過後又再由其他政黨承繼下去。

從上面我所闡釋的馬來西亞理想的發展史，很明顯的，被談論着的馬來西亞可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包括了在英國殖民統治地區下的國家。第二個部份則包括了荷蘭殖民統治地區下的國家。現在，所有屬於荷蘭殖民統治地區的國家，可以說全部早就獨立了（西伊利安例外）。那些在英國殖民統治地區的國家，只有馬來亞最近才獨立；新加坡、砂朥越、汶萊和北婆羅洲還沒有從英國手中取得獨立。

現在，產生了要把英屬殖民地聯合組成一個稱為馬來西亞的獨立國度。由於我們看到西伊利安不管如何必定會重新回到印尼的主權，這就是我們在原則上接受東姑的馬來西亞計劃的原因。我們也是由於把這個計劃看成是走向實現馬來大聯盟或更大的馬來西亞的第一個步驟。

我們只在原則上接受它，而不是毫無保留地接受，那是基於下面的理由：

（1）當東姑在新加坡外國通訊記者面前，宣佈他的馬來西亞計劃的演詞中，東姑說，他的馬來西亞計劃在事前曾與英國駐東南亞最高專員節克爵士（Lork Selki）談過。這使我們感到疑慮，因為英國政府所喜歡與同

意下的馬來西亞，必定是能够保障英國經濟和軍事防務利益的馬來西亞，而絕不會相反的。

（2）實現馬來西亞的方法是重要的。雖然原意很好，可是如果在實現它的方法上，只是壓制而沒有考慮人民群眾的思想和意見，那必定是不會挽救它的結果。

（3）馬來西亞的內容也是重要的。假如只是名堂好，僅僅外表美麗，但是它的內容却是腐爛的，並不是適合於想吃它的人們的胃口。就好像空的罐子，它的聲音很响，只可惜是空空如也，或者好像含有毒素的椰醬。

### 我們的態度

截至目前為止，在我們所發出的許多的文告中，我們將我們全部的疑慮毫無保留地加以闡釋。我們直接了當地說，我們不要馬來西亞成為保障英國殖民地主義者的經濟和軍事利益的馬來西亞。我們坦白地說，我們不要馬來西亞變成對印尼的挑戰和威脅。我們要爽快地說，目前的馬來西亞不應是成為最終的目標，相反的，它是成為朝向更大的目標的第一個步驟，即建立馬來大聯盟，或且更明確的說，一個包括所有馬來群島各國的大聯盟。

我們要切切地說，如果要建立馬來西亞，那麼必須是，取得人民委任狀的聯合邦政府，統治汶萊、砂朥越和北婆羅洲英國政府，以及北婆三邦人民的代表，三方面的協議而達成的；或且，最低限度也應該是馬來亞聯合邦政府和預先已與北婆三邦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磋商而達成的英國政府，雙方經過磋商而達成的。

我們要坦白地說，英國政府是沒有權力代表星加坡、砂朥越、北婆羅洲和汶萊人民的，因為他沒有預先和上述地區人民所選出來的代表磋商而達成協議。

我們要老老實實地說，馬來西亞必須是星加坡、砂朥越、北婆羅洲和汶萊以及在各方面都完全平等的地位及具有相同權力，正如馬來亞及各州一樣，和聯合邦完全合併。

我們要清清楚楚地表明，當還未成立馬來西亞前，決定自己前途和命運的權力，必須先由英殖民地政府交給北婆三邦的人民。換句話說，上述三個地區，必須先有一個由廣泛和民主的大選中選舉出來的代表所主持下的自治政府地位。

至於星加坡，一項新的大選應該舉行，以便真正決定人民所喜歡的「合併方式」。或且最低限度，在馬來西亞還沒有成立前，也應有一次「全民投票」，以便人民取決「合併的方式」。

無論如何，我們却看到聯合邦政府和英國政府繼續進行談判東姑的馬來西亞計劃。正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次會談進行得那麼順利和快捷，竟而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一項協議了。甚至當赴英出席會談前夕，東姑早就這麼地說，馬來西亞計劃的會談，必定會成功的。他也這麼說：「貓兒早已在袋子里了。」

我要完全坦露地說，在世界政治談判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政治談判」像這次的談判那麼順利地成功，而且沒有一點障礙。假如政治是這麼容易搞的，那就不用我們了，連昨夜才誕生的嬰孩，看起來也可以搞政治——國際性政治了。

### 「歷史性談判」的成果

什麼是這次「歷史性的談判」的成果呢？

（1）在未來的馬來西亞，星加坡是不能和聯合邦完全合併。李光耀和行動黨的白皮書被滿意地接受了。星加坡，據東姑的談話，只能和聯合邦有緊密的聯繫（關係）吧了。星加坡將保有自己的獨立教育和勞工政策。馬來西亞將控制星加坡的外交，國防和內部治安。舉例來說，一位柔佛州的人民，可以參加馬來西亞任何地區舉行的馬來西亞國會競選——可能在砂朥越、汶萊和北婆羅洲。但是，星加坡的人民就不能夠了。星加坡人民只能夠參加在星加坡範圍內舉行的馬來西亞國會選舉。這就是真真實實的情形。

（2）成立一個五人調查小組委員會——由英、馬各派出兩名代表，主席則由英國委任，以便考察砂朥越、北婆羅洲和汶萊對馬來西亞計劃的意見。

（3）英國和聯合邦政府的聯防條約範圍，將會展至

包括整個馬來西亞地區。

（4）馬來西亞計劃被視為非常重要的，因此，雙方都滿意地接受。

這項據說是「歷史性會談」（？）的成果，實在是我們不能滿意的。

我們發現，這項「歷史性會談」的成果，馬來亞聯合邦送出去的比收穫還多，甚至是完全沒有收穫。

會談對有關星加坡的協議，依我的看法，僅僅是滿足李光耀、他的行動黨、星加坡人民聯盟以及頑固保守的巫統而已，完全忽視了代表了星加坡大部份反對集團——懇切地說，大部份覺醒的人民和星加坡社會主義陣線、工人黨、人民統一黨的意見。

### 人民的意見應受考慮

關於五人小組委員會，不但是在一個不大重要的主席人選問題上，英馬雙方本身發生了爭執。照我的看法，它的調查任務也使我們感到非常疑慮。這個委員會將要考察北婆羅洲和砂朥越的民意。我們要問，砂朥越和北婆羅洲人民是指那一部份人呢？是不是那些集合在殖民地官僚集團的人士呢？是那些為殖民地主義者所供養的「大人物」嗎？

在原則上，我們的確是非常同意，調查砂朥越和北婆羅洲人民的意見。但是，照我的意見，應當受到考慮的集團的意見，不是別的，而是來自受到絕大多數砂朥越和北婆羅洲人民所支持的領袖和集團的意見。在他們的後面站着砂朥越和北婆羅洲大多數的人民。

我們也完全不明白，為什麼在考慮人民的意見方面，並沒有包括汶萊人民在內呢？我們要問：為什麼只有汶萊蘇丹的意見受到考慮，而不是汶萊全體人民的意見呢？

我們覺得，受汶萊大部份人民擁護的汶萊政治團體和領袖的意見，是必須得到考慮的。這一點，不但是應該且重要，更是必然的。

在這個事情上，為什麼星加坡人民的思想意見沒有受到考慮呢？

### 馬來西亞的陰影

有關會談中就中一項協議，即把英馬軍事聯防條約擴展至包括整個馬來西亞，還沒有談其他之前，當「歷史性會談」結束後不久，英國和聯合邦就在新加坡成為東南亞公約機構軍事基地的地位上，發生了解釋上的差異。截至目前為止，星加坡還是被英國政府使用，作為東南亞公約機構的軍事基地。一旦馬來西亞成立後，星加坡的地位，仍然繼續成為東南亞公約機構的軍事基地嗎？

在擴展英馬聯防條約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問題上，雙方持相同的意見。但是在「英國政府可否為了履行其作為東南亞公約機構的會員的義務，而使用星加坡的問題上，兩個政府之間就有了不同的意見。英國政府說「可以」，與此同時，聯合邦政府說「不可以」，除非先得到聯合邦政府的同意。聯合邦政府再三地說，星加坡是不成為東南亞公約機構的基地。

實際上，英國政府也不會說，星加坡將成為東南亞條約機構的基地。他只是說，它在星加坡的軍事力量，可以作為他為了要履行其為東南亞公約機構會員國的義務，而加以使用。當東姑還在倫敦的時期，也就是當產生解釋上不同的爭執時，根據報章上所發表的，他很清楚地說：「星加坡將會允許給英國政府使用，以滿足東南亞條約機構的需要，只要馬來西亞地區的安全也牽涉在內的話。」

如果，我們慎重地加以研究，對我們是很清楚的，實際上，聯合邦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並沒有解釋上的不同，相反的，却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解釋上或所着重強調的方面，雙方不同吧了！英國政府強調東南亞條約機構問題，而馬來亞卻不會過於強調東南亞機構問題。英國政府被迫強調東南亞條約機構，以便迎合在東南亞機構內其他會員國，特別是澳洲、泰國和菲律賓。與此同時，聯合邦却被迫，不過於強調東南亞條約機構，那是因為聯合邦全體人民不喜歡東南亞條約機構。

對我們來說，這個解釋上的爭執，對我們也有它的好處。現在，我們知道了，同時事情也很清楚了，英軍聯防

（下接第六版）



（上接第五版）

條約和東南亞條約機構之間密切關係，同樣的，這種關係也會存在於當英馬聯防條約擴展至包括整個馬來西亞地區。

不管馬來亞或今後之馬來西亞，是否會成為東南亞公約機構的正式會員，英國和英聯邦駐在上述地區的軍事力量是可以用來保護東南亞公約機構的利益，只要說：「牽涉及馬來亞聯邦或馬來西亞的安全」。

更清楚的是，馬來亞或馬來西亞跟東南亞條約機構成員國內差別，只是在於：東南亞條約機構成員國，可以參加東南亞條約機構內各種會議，同時繳交會員捐；而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就不必了。

其他方面，是全完一樣。

東姑曾感到自傲，因為他策劃下的馬來西亞將是一個「快樂的馬來西亞」。但馬來西亞千萬不好成為「冒冒失失的馬來西亞」（**Hasty Malaysia**），即在急躁下成立的馬來西亞，因為這麼一來，它會成為「悲嘆的馬來西亞」（**Sorry Malaysia**）。

對建立馬來西亞，我僅提出我自己如下的建議：

## 十二點建議

（1）五人小組委員會調查任務必須加以擴大，以調查星加坡、砂勝越、汶萊（包括汶萊蘇丹）和北婆人民的意見。

（2）在五人調查小組的監督下，一項全民投票（**Referendum**）必須在星加坡舉行，以便決定星加坡人民要「行動黨式的合併」還是「完全的合併」。

（3）同樣地，亦是在五人小組委員會的監視下，在勝越、汶萊和北婆舉行「全民投票」，以便肯定馬來西亞在「沒有自治政府前」還是「先有自治政府後」才成立。

（4）聯合邦政府必須接受上述全民投票的結果，因為這項投票結果是人民的理想和願望。

（5）如果星加坡人民選擇「行動黨成立合併」，則合併應照方式進行，不得異議。反之，星加坡人民喜歡「完全的合併」，則合併必須是完全的合併的方法進行。聯合邦政府必須接受。

（6）假如星加坡人民選擇「完全的合併」，則應成立一個在各政黨同意下的「臨時看管政府」（**Kerajaan Pengasuh**），以執行星加坡的行政事務，直至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實現時所舉行大選。

（7）要是砂勝越、汶萊和北婆人民決定在「未有自治權力前」就成立馬來西亞，那這次決定應視為受人民擁護的決定。

（8）反過來，要是砂勝越、汶萊和北婆人民選擇「先有自治權力後」才成立馬來西亞，則聯合邦政府應接納這個決定。

（9）如砂勝越、北婆、汶萊決定先有自治權力，則在五人小組委員會的監督下，一切的選舉部署工作，必須盡快完成，最近在一年內，最遲至一九六三年的年初。

（10）一九六三年，聯合邦、星加坡、砂勝越、汶萊和北婆等地的選舉，必須舉行。

（11）選舉過後，聯合邦政府一定要和新約星加坡、砂勝越、汶萊和北婆的代表磋商，以便達成「有關成立馬來西亞」的最後決定。

許多迫切的事項必須在這次談商中，共同去商討及取得彼此的同意，尤其是關於馬來西亞憲法。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姑且暫定在一九六四年。

（12）在一九六四年，按會談的協議而成立的「馬來西亞」必須加以公佈，同時繼續下去，舉行馬來西亞國會大選。

通過這樣，一個適合各集團的馬來西亞，一個「快樂的馬來西亞」就成立了。

## 國內治安法案——鎮壓的工具

我知道，佔據着大家的思想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在國內治安法案權力下被拘留的同志了。有多少我們的同志被拘留，然後又在有條件下釋放了。有多少我們的同志被拘留了，直至目前為止，仍然繼續被拘留。許多我們的同志最近被拘留了，如人民黨雪州分部財政，同時，我們也不知道，究竟在什麼時候，他們會被釋放呢？

我明白，同時大家自然也會同聲譴責政府對我們同志的逮捕行動。打從以前同時在今後，我們反對聯盟政府之內治安法案的實施。但是，很可惜的，我們的反對却為「當權集團」的多數票所擊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和態度的。

的確，對我們所採取的行動，煽激起我們熱血的沸騰。是的，誰可以微笑呢，當他被別人所掌摑。但是，我們

引以為樂的，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控制了我們的感情，我們並沒有失去理智，以致採取超越界限的舉動，比如訴諸暴力等等。

很幸運的，我們沒有輕易地給挑釁所影響，雖然，那是政治敵對者所欲誘哄我們上鉤的。

打從過去，我們就說過，國內治安法案可能用來壓制執政黨的政治對手，特別是，作為他最強大的敵手的我們。

我們將沒話可說，如果，那些同志被捕及拘留，同時由法庭去判決他們一定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必須在法庭上得到證明，因為我們是尊崇法律和秩序的。但我們斷然不會同意，我們的同志及我國的人民，僅僅是在受嫌疑的情形下受拘留，而沒有給予他們在公開的法庭上自行辯護的權利，也沒有公開受審判。這種行徑，完全違反了民主的原則。正因為這樣，我們要求，同時繼續要求，在國內的治安法案賦予權力下受拘留的同志，一定要在公開法庭受審訊。我們這項合理而適當的要求，休想會受到適當的考慮；相反的，姦污民原主則的行動，却繼續在進行着。

時間越久，我們就越來越強烈相信國內治安法案是用來壓制執政黨的政治敵手，尤其是成為它最有力的對手——社陣。

我並不要只是批評過就算了，而沒有表達我的看法。現在，讓我把我的看法列在下面：

（1）我們的同志在國內治安法令下受拘捕的，並不是高級的領袖，也不是制定黨政策的人物。他們都是我們的積極工作幹部，或者是我們地區性的積極幹部，同時和人民有直接和緊密的聯繫。換句話說，他們正是在大大小小的選舉中，負責爭取黨的選票。通過了拘留他們，政府當然希望切斷人民群眾和我們黨的聯繫。這豈不是明白地顯示出，執政黨對我黨發展的壓制嗎？

（2）我們這些積極工作幹部在拘留了一段期間後，就在有條件下釋放了。在這些條件中，除了不可以在晚上出門外，不可以離開限制居留地區及經常向警報到外，最嚴苛和最重要的限制，便是禁止參加政黨，不可在政治集會上發言演講，禁止在報章上或其他刊物上寫有關政治性文章。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在政治鬥爭中自我絞殺。這些條件會有什麼意義呢？假如它不是以不直接的方式來扼殺及毀滅我們的政治力量，削弱我們對執政黨的政治戰鬥力量。這豈不是完全暴露了，執政黨對我們黨發展的壓制嗎？

## 我們的挑戰

如果我們強烈抗議拘捕我黨積極工作幹部，同時指責說，政府集團有意壓制我黨的發展，那麼，政府給我們的理由，都是老調重彈。

政府說，我們被拘捕的同志，並不是因為從事政黨黨員活動，相反的，是因為他們個人的活動。執政集團說，他擁有理由相信，這些人和馬來亞共產黨有聯繫，同時作為他們共產顛覆份子，滲透進公開和註冊的政黨，便推動共產顛覆的政策方針。

從過去一直至今，政府所給予的理由，不外乎就是這樣。

對我們屢次提出的要求，使他們在公開法庭上受審，政府全然拒絕了。

我們暴跳如雷，我們雷霆萬鈞地呼喊，但政府却抱着木頭般的態度，一點也不理睬。今天，我不會暴跳如雷，或且雷霆萬鈞地呼喊，但我要提出我的挑戰，讓政府來回答它：不是以現在開始，而且從以前，已經超過一百名積極幹部在國內治安法案下受拘捕。而政府所給予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和馬來亞共產黨建立關係，來推動顛覆活動。

假如真實的話，他們所聯繫接觸的馬來亞共產黨當然不是樹頭、樹幹或石頭，而必然是人——共產黨人（**Manusia Komunis**）。

假如截至目前為止，政府拘捕了這麼多與馬來亞共產黨有聯繫的人，姑且說是由於它的精明能幹，那為什麼政府却不能拘捕一個據說與我們同志聯繫的共產黨人呢？只要出示一個人，也足使我們相信政府的理由。

截至目前為止，除了拘捕我們選擇民主及憲制鬥爭手段的同志外，還沒有任何一個被描繪成為和我們同志有聯繫的共產黨人被拘捕。這豈不是暗示，現今政府的無能嗎？

這就是我們的挑戰，我們要求政府給予使全體人民都感到滿意的回答。

## 有趣的建議

發出了我們的挑戰後，我也想向政府提出一項如何實施國內治安法案權力的真誠建議：假如說，政府有理由相

信，我們黨的「某A」，和共產黨有顛覆關係，按理，「某A」就應該由政府常常加以跟蹤。直至當他和共產黨人當面進行聯繫時，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政府應該開始採取進擊行動，拘捕並且判決不但是「某A」，而且連那個與「某A」聯繫的共產黨人。

這是我們坦白的建議，但不是只是拘捕我們已在家中酣睡的同志。

還有，這種行動不應只是針對共產黨顛覆活動，而且對所有外來的顛覆——英國、美國、和其他外來的顛覆活動。

## 反民族主義

我們又可以聽到新的指摘了，他們指我們——由於我們不同意他們——是反民族主義（**Anti-Nationalism**）。驟看起來，只有他們才是民族主義者，而別人則不是。

那些指摘我們為反民族主義的人，我們應當引導他們研究世界上民族主義的發展史。

為甚麼會產生民族主義呢？民族主義的產生是為了甚麼呢？

民族主義是作為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誕生的。民族主義渴望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和幸福，當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還存在的時候，當一個民族還繼續統治另一個民族時，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和幸福，正因為這樣，民族主義首先第一個目標，便是消滅和澈底剷除壓制和壓迫各民族人民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以便實現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和幸福。只有取得獨立後，才能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幸福理想。我們其中一個鬥爭目標，便是反對世界上任何地區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民族主義，正如我們的鬥爭目標，也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那麼有誰要去相信我們是反對和我們有共同目標的民族主義呢？我們會反對我們鬥爭中的朋友嗎？我們是不會那麼地愚蠢的。

事實上，那些指摘我們為反民族主義的人士，才是真正的反民族主義。要不然，便是玷污民族主義，它並不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了。不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並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

## 受駕駛的民族主義

但是，我們當然知道，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並不是局限於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而已。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後面，站着作為它的掩蔽的資本主義和資本。在民族主義激烈推進時，資本主義——資本和金錢，也在開始扮演它的任務，購買民族主義者的心和靈魂。它要駕駛民族主義來滿足於它的利益。

強烈和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拒絕了資本主義以及它代表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收買。

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出現了偏狹的民族主義。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覺醒的以及遵奉信仰的民族主義者也拒絕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收買。他們繼續作為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而邁進，堅決反對和消滅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實現獨立的國家，建立民族的幸福。由於他們知道，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後面站着資本主義，因此，他們也正如社會主義，直接地反對資本主義。他們成為社會主義親密的及緊密合作的朋友，共同消滅資本主義。尤有進者，有些民族主義者更直接地參加進社會主義隊伍去。

腐朽和無恥的民族主義者，很輕易地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表——資本主義所誘哄了，他們給富貴榮華和金錢收買了，最後，他們成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和真正的傀儡。這種民族主義便被稱為由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駕駛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當然也就不再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了。

當我們明白了民族主義發展史後，我們就不感到驚奇，也不會使我們感到迷惑，別人對我們的指摘了。相反的，我們可以決定，我們應把指摘我們的民族主義，歸入那一類的民族主義者集團——歸入偏狹的民族主義者集團？還是真正的民族主義集團呢？或者歸進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駕駛的民族主義集團？

## 來自星加坡的指摘

如果，那些指摘我們為反民族主義的人士，他們是來自還受殖民主義者統治的國家，是來自受殖民統治國家的「人民領袖」，比如來自星加坡，這麼一來，絕對不會是錯誤的，我們如果把他們列入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控制駕馭的民族主義者集團去。

關於我們和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們想解釋和說明的是，我們是不會反對，相反的，把我們看成是真正的民族主義的一個部份，即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下接第六版）

# 目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

## 新的方針。新的工作內容

……… 檳州勞工黨雙溪檳榔支部工作總結 ……

在半殖民地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土地、膠園、錫礦、大工廠、大企業都掌握在殖民地主義者、地主及買辦資產階級的手裏；在他們的政權及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保護下，對馬來亞人民實行了嚴重的壓迫和殘酷的剝削。隨著時間的進展，我國人民生活的痛苦是更加惡化起來了。而代表着殖民地主義者和壓迫階級的聯盟政府更採取了強暴的步驟去壓制為勞苦大眾爭取利益的社陣的發展；我們為了爭取合理的社會和我國人民美好的生活，對打垮現統治階層的工作，不管在任何惡劣的情況下，都絕不能停止工作和鬥爭。在這長遠的鬥爭過程中，在一定的時期與情況下，必須提出符合那時期的中心工作和計劃，並在一定的時期內完成，以實現我黨遵循憲制和平改革現社會制度的目標！

今天，還有許多人民沒有真正覺悟到參加政治鬥爭的重要性；雖然，在各方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他們很熱忱地支持社陣，擁護社陣，但是要使他們徹底明瞭社陣的鬥爭目標和使他們積極地參加社陣的鬥爭隊伍，尚須一段時期的努力工作，今天，這份帶動人民行動起來的工作，就落在我們同志大家的身上！

向來，我黨在各地區都為了爭取廣大群眾的利益而轟轟烈烈地展開各種形式的活動。我們支部一年來積極地展開各項工作活動，已為我們下一段的工作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這就是說，我們一年來的活動，積極同志增加了，同志們對群眾事業的信心加強了，我黨與群眾的關係也更加密切起來了。

這在同志們的充份合作，團結精神與訪問工作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我們的任務還沒完成，充其量這只是工作的開始吧了！我們千萬不能因過去的成功而昏了頭腦；相反的，我們應當吸收過去在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來指導與充實今後更加重大的工作任務的內容，同時應徹底檢討過去的缺點和發揚過去的優點，讓今後的工作不再重犯過去的錯誤，使工作向更高的一個階段發展。

過去我們支部的工作中心可以說是，以文娛活動的方法擴大我黨力量 and 團結我黨積極成員的工作上；今天，我們已經有將近六十位左右時常到支部活動的成員；如果我們大家都能積極地負起責任和行動起來，團結周圍群眾，深入調查研究本區人民的生活情況，協助他們解決困難，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性。那麼，我們今後的發展將比過去的發展增加幾十倍。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都很清楚，本區人民在經濟上受到殘酷的壓榨，他們不能受到充份的教育和得到充份的時間去研究反動者對他們的壓迫情況，那麼，這靠誰去喚醒他們呢？絕對不是那個集團的人，一定是我們人民社會主義陣線的成員。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忽略深入他們，教育他們，團結他們的艱巨工作。有了這個目標，而怎樣去工作和達到這個目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有了正確的目標和方法，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去執行，否則，只能成為空洞的理論而已。

團結和實現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而文娛活動只是要達到這個目標許多方法中的

一種吧了，因此，我們絕對不能永遠着重文娛活動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必須指出過去那個時期我們着重文娛活動是絕對正確的，而在現階段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有更重要的工作和足夠的條件去完成新的工作任務。在過去一年的活動過程中，同志們往往會在一些實際工作的問題上（非原則性問題）發生了多少的意見，鬧一些情緒，但是這些內部矛盾，在同志們共同理想的基礎上，和精誠團結的原則上，謹慎地，不斷地解決，由於這種足以影響工作的內部矛盾的產生，給我們一個寶貴的經驗，就是在這種矛盾中發覺同志們的認識水平，以及必要提高同志們的思想認識的問題。使同志們遇到原則性問題時，都能堅持正確的立場，絕不妥協；至於實際工作上的一些問題或爭論，都應互相謙讓，不應爭論過厲害，以傷感情或影響團結，而阻礙黨的發展。

因此，今天我們的中心工作應當放在「提高認識，深入群眾」的上面，這就是根據我們上面所講過的——過去同志們的認識水平不高和群眾工作做得不夠——而擬定的今後工作方針，要深入群眾，我們就必須加緊學習，不斷地提高認識，去應付和處理今天在社會上所產生的許多複雜的問題。沒有不斷地提高認識，我們就會在問題的面前投降下來或束手無策。但是，同志們不應誤會，這並不是說我們的認識不高就不能深入群眾；其實，我們的意思是說：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必然地要不斷提高認識，使大家能負起更艱巨更重大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和更有成績，早日擺脫我們身上的枷鎖！

當了解了我們的工作任務以後，現在讓我們來研究應如何執行這些工作任務吧。先談學習方面，我們認為：只要虛心地老實地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現在我們支部有華文班、巫文班、圖書、板報、座談會等，還

有我黨的火焰報，這都是供我們學習的好機會；尤其是我黨的火焰報，同志們更應深入地研究里面所提的問題。很多同志都忽略對火焰報就把它收藏起來這是極端不好的現象；火焰報我們不光要買，更重要的是要看，讓自己更清楚黨的鬥爭目標和把它的內容傳達給老百姓，而且支部的許多實際工作中都可學到很可貴的經驗，並多注意時事以及周圍所發生的問題，時時思考和分析，進步是很快的。

有一些同志，白天整天要勞動，根本就沒有時間學習文化，晚上到支部又特別興趣打乒乓、下棋、唱歌、跳舞而完全沒有看報紙和作一點文化學習是不行的。所以每個同志都應協助培養在支部研究火焰報、讀書、討論問題的風氣和工餘的時間多用以學習文化，貫徹執行黨所交給我們的任務。

有的人認為訪問不比唱歌跳舞雖是樂趣，但却不能忘記它只是團結的手段，並不是目的；而訪問工作才是我黨擴大力量，了解群眾意見更可貴的工作。同時，我們也認為光靠文娛活動是不可能團結一批年紀較大和較廣泛的群眾的。所以我們應當運用各種形式的活動和方法去團結男女老幼以及各種性格的群眾（當然不包含違反人民利益的反動者在內）讓大家在共同的目標下進行工作，以實現社會主義的工作。

好跳，好玩，活潑是一般年青人的特性，所以每個年青同志都非常熱烈參加歌詠與舞蹈的活動，黨是不會反對我們這麼做的，甚至還鼓勵我們去做！但是黨除了鼓勵我們參加這方面的活動外，還要求大家努力學習文化，加強內部團結，提高思想水平和宣傳教育群眾的工作。

既然大家都已經明白我們今天應執行的任務，那麼，就讓我們大家在今後的實際行動和工作中表現出來吧！

# 談我國的自由勞資關係

十二月七日我國總理東姑先生在吉隆坡舉行的「國際勞工機構第一屆亞洲區研究會」致開幕詞說：「我們發現勞工問題是一個人類問題，應該由互助互惠的精神來解決。」又說：「我們勞資關係親善，為着他們共同利益，他們通過和平途徑來解決任何問題。」（十二月八日南洋商報）

勞工部和馬來亞職工理事會最近也報導：由於實行「自由和志願的談判制度」的結果，今年罷工數字空前減少，為歷年來最低的一年，馬來亞享受着「高度的工業和平」，「經濟繁榮」……。

事實如何呢？恰恰與這些似是而非的話相反，它的後面是工人受剝削、壓迫、基本人權被蹂躪的活生生的事實，現在，讓我們揭開一切掩飾物，透過虛偽的表面現象，來看看我國的勞資關係是不是親善的？所說的「自由談判制度」的本質是什麼？

## （一）勞資關係

首先，即謂「勞資關係」不可能是抽象的什麼「人類的問題」，它是我們的社會制度里資本家和工人間的剝削被剝削、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它是利益的矛盾。

我國每一位普通的工人——膠工、礦工、工廠里的工人，他們的親身經驗告訴了他們甚麼是「勞資關係」「工業關係」的真正意義。華

人礦場里的礦工，每一「工」只有一元五角，最高的也不超過二元。頭家供給他們的「免費伙食」是稀飯和青菜，他們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時（半日），甚至十六小時，「加限」「加限」無限的「加限」，沒有星期休息，沒有年假和沒有公共假期。他們出賣的不只是八小時的勞動，整個的生命也賣給僱主了。在外國資本礦場里，一般勞工的工資在二元七角至四元之間，這水平在獨立後從來就沒增加過，不管受錫價高漲到甚麼程度。相反的，經過長期鬥爭得來的各項利益，在「錫限」藉口下都逐一的取消了或削減了。他們像牛馬一樣受僱主驅使，幹那粗重的體力勞動。「手停口停」生活「捉襟見肘」，兒女沒法受足夠的教育。另一方面，每一間外國資本的礦場平均每月淨賺二、三十萬元，他們靜靜地把錢送回他們的「祖家」去。親愛的總理先生，這是「共同利益」的表現嗎？難道說這樣的情況能把它說成是「互助互惠的人類問題」嗎？人道主義何在？

我們尊敬的總理說過，馬來亞實行的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這是對的。俗話說：「羊毛長在羊身上」。不論什麼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們的本質總是一樣的：就是通過無限地剝削廉價勞動力，以達到賺取巨額利潤的目的。如果說，這是「人類問題」的話，那麼，應該是一撮貪得無厭的人，在一個「文明」的「自由的」形式下，佔有另一大群人的勞動果實。

「勞工問題是人類問題」論，不禁令人想起不久以前美國所極力鼓吹的，謊謬的「人民資本主義」。它們有異曲同工之妙！馬來亞的統治集團公開宣佈要把馬來亞建立成為「小美國」，這不曉得是不是「小美國」路綫的一個方面？不管怎樣，這論調的提出，只有對資本家有利，對統治集團有利的，為它掩蓋和模糊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事實，

這樣，就可為他們推行的「自由勞工政策」和「工業和平」以及「同等利益」找到一個理論「根據」，把馬來亞的職工會帶上無損於資產階級利益的道路，他們的「事業」就可「代代平安」「萬古長青」了！

## （二）「自由談判制度」

在差不多二百年的殖民地統治時期里，老牌帝國主義者——英帝國主義者在馬來亞建立了鞏固的殖民地經濟體系，大膠園、大錫山、銀行、大代理商、水電交通機構等都為英帝國主義所佔有或為其所操縱。他們予取予奪，吮吸馬來亞各族勞動人民的血汗。當時的勞工政策就是為了適應他們的經濟利益而建立起來的。「獨立」後，佔有制度依然沒有改變，新成長的，軟弱的馬來亞的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結合起來的統治集團，絲毫不變地繼承老牌殖民地主義者的勞工政策的衣鉢並日益加以強化、加以鞏固和美化。這是我國現行勞工政策形成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的原因。

簡單的說，這套政策就是「自由的勞資談判制度」。這裏的「自由」「制度」的具體意義是：聯盟政府對勞資關係、勞資糾紛是一個「旁觀者」，他「袖手旁觀」地讓資本家在滿是漏洞的勞工法令底下，在資本家處於優勢的情況下，讓工會（工人）和資方自由地（！），差不多是無政府狀態地角鬥。只有在工會十分脆弱、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或者勞資糾紛可能發展為普遍性的罷工時，為了挽救其「自由勞工制度」免於破產，政府才以諮詢者的地位，對資本家的放恣，橫行無忌的行動給予「忠告」或「勸解」。可是接受與否，仍然是資本家的自由！這便是澈頭澈尾的「自由制度」。

就是這樣「自由」兩個字就有不同的意義了。

由此可見，所謂自由，不過是資本家特別是帝國主義資本家破壞、壓制工會的健康發展的自由，是帝國主義資本家恣意剝削工人、侵犯工人的基本人權的自由，而工人沒有抵抗的自由，沒有申訴的自由，在這「自由制度」底下，多少工會被打擊得奄奄一息，工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視。

民主的工運接受談判為解決勞資糾紛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但是，它絕不是萬靈藥單，不是唯一的更不是什麼「制度」。看來，這「制度」是有其深一層的意義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說我國目前的勞資關係領域是「無政府狀態」的，聯盟政府採取放任的態度。在這情況下，資本家特別是外國資本家「乘虛而入」，他們已實際成為勞資關係的主宰者，成為工人和工會的真正統治者。他們在這方面建立了與聯合政府法令相脫離的，以其意旨為統治原則的「勞資關係統治制度」。他們有絕對的權力開除一個工人，他們可以不受法令的規定，利用各種各樣的手段欺騙工人，從工人身上榨取額外的利潤。聯盟政府再也不是一個「旁觀者」了！不止如此，這些貪婪的陰險的帝國主義資本家甚至已在其「神聖不可侵犯」的佔有地（膠園礦山）里，建立了獨立的小皇朝。他們對其佔有地除了有絕對的經濟權力外，他們還有稅收、司法、治安、政治的絕對的權力或局部的權力。他們壓制、恐嚇工人，干涉我國人民的政治運動。他們抑制工人思想覺悟，左右工人的思想傾向。由此可見，這個以「自由」為名又實際是放縱帝國主義份子的「自由勞工制度」，已經被這些份子巧妙地加以擴大利用。統治集團的呼喊自由，只不過是為帝國主義份子維持其殖民統治制度的掩護物而已！

馬林



# 合併后的星馬新關係

★社陣執行秘書羅蘭同志在馬大經濟學會座談會上的演詞★

當我接到你們的邀請信時，我對這個題目感到相當迷惑，你們的題目說「合併」，我還以為我們社陣是被蒙在鼓里，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僅是東姑的建議，使兩地達到某種形式的合作，而不是什麼合併，我懷疑本題目所指的是這種合作而不是合併，這點聽了前三位演講者的言論就得到了證明，他們都只談及東姑的計劃中的星馬之間的合作。

朋友們！現在讓我們先解決「合併」這名詞。地區的合併是指將這些地區統一起來，成為一個整體，這就是說，當兩個不同的單位合併時，他們失去了不同的因素，而形成一個單位。可是在這問題上，事情並不是如我們所預期的兩地的統一，而僅是合作的一種形式，由一個地區放棄自治權力，俾能和另外一個地區取得合作！在今天的馬來亞聯邦，字句已失去了原來的意思，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英國語文也正在被焦急地歪曲了。

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把目前星馬之間的安排稱為「合併的條件」，正如今天我們有馬來亞的民主，可是這民主概念和所有的人所了解的民主是不同的。現在聯盟又想再通過對「合併」這名詞作一個新定義（馬來亞獨特的定義）帶去豐富人類的語言呢！

謝添瑞先生在他簡短的談話中，列出三點作為星馬新關係中可能產生不愉快因素。這三點就是：國內治安法令，星洲勞工自主權，和教育自主權。在某種程度上我同意他的見解，不過聯盟仍然地又看不到根本的問題。

謝添瑞先生承認國內治安法令的存在並不迎合民主的精神，他卻說為了維護民主這條法令是非常重要的，那種邏輯還是無法理解！可是，聯盟却無恥地繼續這種論調。我們社陣則強烈地反對這條法令，正如我們反對其他拒絕人民享受司法權利的法令。僅是今天早晨，當我回到吉隆坡時，就聽到我黨雪蘭莪州的五個（其實是名七——編者註）黨員被扣留，其中三個是重要職員，執行秘書，勞工黨財政，和勞工黨組織秘書，另外一個被扣留的則是人民黨委員。

當我們的兩位國會議員今天下午謁見敦拉昔時，他告訴黃漢德和劉云鵬被扣留者之所以被捕，並不是由於黨內的工作，而是因為他們參與「顛覆」活動，自從獨立以來，我們已在同樣的藉口下損失了超過百名的黨員！我們再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理由，聯盟整天高喊着法治到底那兒去了？我們有着一個有效的法治制度，而為什麼我們的黨員當聯盟指他們是顛覆份子時，却不被提上法庭審判？為什麼你一方面說有證據，證明他們是顛覆份子，而另一方面却不依照法律提在公開法庭審判？當一個人沒有機會在公正的公開法庭上辯護時，怎麼可以說是法治呢？我們社陣相信這條治安法令其意是在通過扣留去傾覆所有進步的反對黨，使與聯盟對抗的進步的民主政黨失去效能。這條專橫與壓制法令之繼續存在，將使到星馬正常的政治發展停頓下來，這就是民主的喪鐘了！

副工商部長所預見到第二個難題是來自勞工的自主權。他說如果星洲的勞工要自由，薪水由三元增至四元，星洲政府可能會在原則上批准這要求；因為最後的決定權是在聯邦政府，而聯邦政府在考慮了整個處境後，可能不批准，這將導致對聯邦政府之反感，另一方面，聯邦的勞工也可能提出同樣的

加薪要求，這要求可能是聯邦政府所無法接受者，因此，不滿的情緒就在蘊釀着。基於此謝先生認為勞工自主權很可能是困難的泉源，認為問題將會更深一步，如所週知，星洲工人的團結和組織，是遠超過聯邦，假如，目前聯邦的保守親資本家政府，依法搬運他對付聯邦工人的辦法去限制星洲工人組織的發展，那就將導致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另一方面，作為一個進步工會組織的領導人，他們必須是一個積極、靈活及善長組織工作的人，可是不幸得很，這些素質都是被聯盟看作危險的因素，當國內治安法令像一把劍懸掛在這些真誠工會組織領袖頭上時，他們的命運將是怎樣的呢？還有，任何聯邦的工運者如果有勇氣模仿星洲兄弟的榜樣，將會看到自己成為聯盟政府的「貴賓」！因此，我們深信，當所有的活動都是在治安法令的監督下，給予星洲勞工自主權只不過是裝飾門面吧了，這將不會給星洲工人帶來任何好處，而僅將成為政府進行專橫扣留行動的途徑之一。

第三個難題副工商部長所預見到是由星洲教育自主權可能引起的沙文主義的發展，謝先生暗示，由於華文中學生在星洲被允許存在，聯邦的華人將要求同等的待遇，我要求你們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當華人要求同等待遇時，沒人敢說星洲的馬來人就不會要求聯邦一樣的教育。當這種事情發生時，事情將隨之高漲，聯盟政府就應負責其后果。照我的看法給予星洲教育自主權將不會為星洲人民帶來什麼好處，除非聯邦政府願意重新考慮自己的教育政策。我們了解到星洲所面對着將來就業市場的緊縮，故此，當南大的一個聰明和熱忱的畢業生來到聯邦時，他所碰到的可是甚麼呢？大門在他的眼前緊閉着。另一方面當父親因工作被調到聯邦來，他將面對着尋找一間學校使他的兒子完成華文或印文的學業的難題，而這個年青的學生不是無辜地受到處罰嗎？這難道不是一種巧妙的方法，通過語言去分隔星馬人民嗎？聯邦政府若不檢討它的教育政策，結果將會造就了一批受委屈的知識份子，他們絕不會為本國帶來甚麼益處，我們不但不邀請他們為國家服務，反而只是致使他們痛苦。

坦白地說究竟什麼是教育呢？簡單地說教育就是豐富一個人的思想能力，然後再進一步去豐富其他部門的學識，在社會上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因此，主要的問題是教育內容，可是自主權有沒有保證教育內容的自主呢？假如星洲成為一個進步的國度，正如目前的趨勢指向，難道我們不預期教育內容的更改嗎？實際上是一個進步的國家的教育政策和制度是應該反映政府的政策和見解，可是，檢查書報的權力却是在聯邦政府的職權。那麼，這兩種現象要怎樣和解呢？一方面有一個進步的教育制度，而另一方面却有一個擁有檢查權力的保守和封建政府！還有，如果這個教育制度是有效能的話，以這類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必然具有進步的觀念，可是，當國內治安法令在保守政府的手上，他們的命運將會是怎樣？故此，所謂教育自主權只不過是指語言而並不是教育！

根據謝添瑞先生的看法，上述三個問題是影响星馬新關係的主要因素。不過正如我在上面所說，最重要的因素和整個問題的關鍵却被他所遺漏掉——公民權問題。這問題是我們的誠意和用意的一個考驗。如果我們

真誠地要統一被殖民主義者分離的兩地人民，那麼我們就必須接受他們成為我們之中的一份子，並且給予他們各種我們所享有的特權。既然東姑說：我們不是殖民主義者，而是解放者。我們必須以實際行為來證明我們的言論。如果我們不打算給他們公民的地位，我們比殖民主義者也好不了多少。我們曾經經歷過殖民主義者統治他人的國土和人民，現在我們的政府却要以殖民主義的方法去統治自己的人民。當人民不能享受同等權利去影響法律及租稅的制定時，我們怎能期望他們遵守法律繳付稅收以及對國家效忠不二呢？為什麼我們不准他們可以自由地在馬來亞（星馬）任何地方競選，當著名的殖民主義者，例如英國却給予他們這種方便？歧視他們的做法將有助不滿情緒的散播。

我知道，李光耀先生和東姑曾把國民這種名詞弄得十分混亂。可是什麼是國民呢？國民和公民的地位是否在各方面都一樣呢？剛才我們聽到一位律師黃漢章先生告訴我們，國民和公民是不相同的，他很清楚地解釋了公民的權利，並不一定是國民所享有，公民可擁有財產，獲得就業優先權，兒女上學的機會等等，而這些並不是國民的權利。可見，國民幾乎在各方面都可以受到歧視，同時，他們還可以被驅逐到星洲去，顯然這是一個大威脅，怎能被說成是促成星馬更好的關係呢？如果國民和公民是一樣，那麼為什麼不只用一個名稱呢？這明顯的是星馬兩地政府在用字及釋意上要花招！

事實上，星馬的這種關係是一個更大計劃——馬來西亞的一部份，根據報章登載，東姑反對使用「大馬來西亞」的名稱，因為它帶有殖民主義擴展的意味，而他卻喜歡稱其為「快樂的馬來西亞」，可是，不幸得很，新聞部的攝影組在他們的文件中却用大字寫着大馬來西亞。可能，攝影組看這問題所用的波長和東姑不一樣吧！

不過最神奇的事情是英國對這馬來西亞計劃的良好反映，英國當然會支持這計劃，因為它保存他們在這地區，特別在北婆的經濟利益，很明顯的，一旦西伊里安獲得解放後，印尼必然會協助北婆地區反對殖民主義者，那時，英國將會面對一個最為難的處境，而英殖民主義的利益也將由印尼取決。

其次，印尼是和東方國家比較親近，一批親西方國家環繞印尼將有如一把刀子指着她的喉嚨，另一方面，目前印尼政府如果能够被一批唯命是從的親西方國家所取代，西方國家將會再高興也不過了。

最後一個對英國有利的重要因素是馬來西亞將組成西方國家世界性爭逐的一個理想基地。你們之中有些人將會感到驚奇，當你們聽到說星洲基地已存積核子武器。為了有根據，我摘引一本英國著名的刊物，十一月廿六日出版的英國觀察報的有關新聞如下：

「新加坡和V形轟炸機——觀察報國防通訊員安東尼·錐里爾。

英國裝備有核子武器的U形轟炸機，目前在這種武器的貯藏基地，在星馬空軍機場從事訓練工作，俾便對付中國大陸。

這種切實的戰略利益問題，當週末馬來亞國防部長敦阿都拉昔再度和英國國防部長威京遜開會時，將不致被提出討論……

根據上星期官方和私下會談消息揭露，馬來亞聯邦總理東姑阿都拉曼的看法是：他想像不到英國政府有可能被要求去執行東

南亞軍事公約的任務，因此，他準備同意英國政府能自由地使用軍事基地，只要是為着馬來西亞的利益而行事。

有關目前國防部所制定的政策，使到英國在必要時能使用這些基地去支持東南亞軍事公約行動的事情，麥米蘭先生和威京遜先生都同樣地不喜歡加以表露中國是唯一需要激起英國直接參與的東南亞軍事公約的敵人，V形轟炸機以及運輸機（也裝備有核子武器）將是兩種會被使用的武裝力量。」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國家已成為列強的戰場。大家都會了解，當兩隻大象搏鬥時，受到摧殘的是他們腳下的小草，因此，我們為什麼要被捲入英國和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戰爭中呢？

由此可見，聯盟的政策，將導致我們和最靠近的鄰國印尼相對立，同時儘管做了各種保證，我們還是成為西方戰略上的軍事和核子武器基地，東姑曾經向國會及巫統代表大會保證說，星洲將不會被利用成為東南亞公約基地。雖然東姑說英國要使用基地必須先獲得馬來亞的同意，可是，英國的部長桑尼斯却告訴國會說，英國可以自由地不會阻撓地使用這些基地，當東姑被追問有關含糊公報時，他卻說公報是故意這樣起草，使到它的釋意能適應兩個國家！這恐怕就是聯盟政府對它的人民的「忠誠」表現吧！

通過馬來西亞計劃，我們也被轉成英國的經濟上的衛星國，不過最可惜的一點是這個聯盟的計劃將使我們的星洲及北婆羅洲兄弟對我們產生懷疑和惡感。這點我們很容易地可以從報章的報導了解到，雖然這些報導還不是完全的。

對於馬來西亞問題聯盟總是出爾反爾，既使是一度對我國有着高度寄望的人，也開始起了懷疑。

聯盟告訴星洲人民說：他所要的是團結星洲，對於基本的問題如教育和勞工都不感興趣，可是又要警察去「保護」星島。

聯盟告訴北婆人民說：他僅要把他們從殖民主義的機構中解放出來，不遑却拒絕他們在馬來西亞實現前得到自決權。

聯盟告訴汶萊人民說：他對汶萊人民的資源並不感興趣，不過他僅要管理他們的國家！

聯盟告訴伊班族（Ibans）和達雅族（Dzaks）：馬來西亞實現後他將協助他們發展。可是在馬來亞這里，土族却被移植在保留地，環繞着鐵絲網有如供人參觀的博物院之古蹟。

照我看來，我們要實現一個理想的馬來西亞不成為英國的工具，也不和人民作對，那麼，首先我們應該和真誠的民族主義者談商，而不是和英國或者偽民族主義者勾結。其次，我們必須向英政府表明，假如他不讓這些地區自決，那麼我們馬來亞人民將在物質上及精神上去支持當地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再次，馬來西亞的所有人民都應該享受同等權利，都應被接受成為公民。最后，我們不應被利用為任何集團的軍事基地！

專論



# 我們要向你學習，伯母



日本鬼子打進馬來亞，你跟我國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失掉了親愛的丈夫，傷心，痛哭，怎樣也掩蓋不了事實的存在。雖然當時你痛不欲生，但怎忍心撇下自己的孤苦親骨肉。是自己命運不好嗎？不！你相信命運是由人創造出來的。爲了孩子，你拋掉了消極的想法，母親的責任感鼓起了你求生的勇氣，千辛萬苦地忍受着非人的生活，把孩子養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終於孩子沒有辜負了你對他的期望，在偉大母愛的教養下，他成爲一個敢怒，敢罵，敢言，敢笑，大公無私的人。

現在……現在，你唯一的孩子也失掉了，他被聯盟政府以無理的手段，引用國內治安法令抓去了。還說甚麼跟馬共份子有關係啦，顛覆份子啦……

你所期望的人被逮捕去了，這麼嚴重的打擊你怎能忍受得呢？所以，我們便商量着怎樣去勸慰你，因爲深怕你會經不起這打擊而尋短見或發瘋，但當我們見到你時，一股欽佩和慚愧的感覺同時油然而生。我們欽佩

你那堅強的毅力，同時又羞愧我們對你的低估。

在你臉上，除了憤恨以外，再也看不到一點傷感的表情。當我們在想着，不懂得要以那一句話來先安慰你時，你先開口了，你的聲音像鐘聲般的响亮，像鋼鐵樣的堅強，一直在我們耳朵震動着……

「我知道，你們是要來慰問我的，我萬分的感謝你們的好意。」

「大家知道，現實是殘酷的，我的孩子就是爲了要改善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以才被野心的政治家逮捕。我的孩子做的對，做母親的應該感覺到光榮，我絕對不會傷心和失望，因爲我深信真理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現在雖然我的一個孩子被抓去了，但却有千千萬萬的孩子跟着上來，你們不要害怕，馬來亞的人民是抓不完的。大家應該站穩工作崗位，這樣社會主義便能早點實現，我的孩子也會早點被釋放出來。」

伯母，我們還有甚麼話說呢？當時的情景，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大家被感動到熱淚直往下流，喉嚨卻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一樣，吐不出半句話來。我們只能在心頭的深處發出同樣的感覺——誰敢說母愛是自私的呢？

伯母！我們要向你學習！

## 爲美麗的明天而工作是偉大的

親愛的保璞同志：

每當我想起和你在一起時，心胸就會開朗起來。你那種熱情、坦率和大方的性格是我所喜歡接近的。你熱愛學習，肯幹，這是認識新事物的好條件，所以在黨的英明領導下，很快的就提高了你在政治上的認識，且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有無限的嚮往。

但是，必須指出，你還具有某方面的缺點：就是自卑感，以爲自己是個女孩子，沒讀過甚麼書，幹不了大事；再加上家庭方面對你參加黨工作的活動，極力反對和壓制，有時便使你不自覺的消極起來。這種想法和反映都是錯誤的思想上的劣根性。難道生爲女孩子是一種罪過嗎？就應該把改革社會的艱巨重任推給男人嗎？存有這種思想意識是自私和可恥的，今天事實已經證明，女性無論在智力或勤勞各方面都有了優越的表現。現任的錫蘭總理班達奈克夫人，一度爲印度駐聯合國的代表潘地夫人不都是女性嗎？致於唸過多少書，也不是重要的關鍵，且看，歷史上的名人，如文學家高爾基，科學家愛迪生不也是沒讀過多少書嗎？他們的輝煌成就以及對全人類的偉大貢獻，完全是基於他們不屈不撓的堅定的鬥志。所以說，決定一個人前途的，不在於他受教育的多少，而在於他是否有自信心和進取心。雖然你唸書的時期很短，只要你能永遠保持熾熱的學習和工作精神，在現實中還是有無窮盡的真相知識可以追求的。在日常中，如能機敏地去體會週遭和祖國以至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物，再通過客觀的思考加以分析，就必定可以明瞭：所有事物的發生，都和社會制度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樣，在那許多不合理的事物面前，就會使我們意識到：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自己責任的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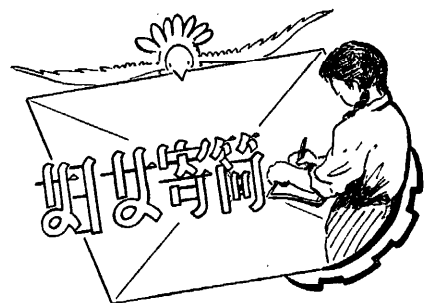
再說家庭方面的壓制。的確，這是一般姊妹們所面對的最傷腦筋的問題。我們婦女所受的痛苦和壓迫是雙重的，所以我們的鬥爭也是雙重的。我們要洗脫這不合理社會對我們的恥辱，首先，就必須衝破家庭的圍牆

。我們的父母是受封建殘餘思想薰陶過來的，故對於管教子女，尤其是婦女，便脫離不了其思想本質。另一方面，有些較開明的父母，却由於受了反動的聯盟政府動輒套紅帽子、抓人的恐怖氣氛所影響，擔心子女的安全而限制他們行動的。遇到以上兩種現象，該怎麼辦呢？服從父母的意思從此不參加活動嗎？這是一種自拋自棄的懦弱的行爲；跟父母鬧翻嗎？我不同意採取這種做法。最好是耐心的進行說服，把父母爭取過來。相信只有那些死抱成見不放，想法太落後和腐化的父母不能說服外，其他的都可以通過教育群眾的方法去說服父母的，其實，我們的父母也是群眾中的一份子呀。

保璞，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些，我們的視野和思想便不致局限在個人患得患失的境遇中。我們是幸福的，因爲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有社會主義的明確目標昭示着我們姐妹們的出路，領導着我們邁向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誰能全心全意地爲了實現社會主義而積極有效率的忘我而工作，誰就能使自己以及千百萬的勞苦群眾早日獲得自由和幸福。現在，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我們和千百萬的勞動人民一樣，爲一小撮富有者賣命的工作，只是爲了爭取一塊麵包吧了。類似這種古怪、反常的現象，不勝枚舉，而在在都不能不同樣的激勵着我們——祖國所有真正熱愛民主、自由與幸福的熱血兒女，在爲祖國實現社會主義事業的艱苦鬥爭中去建立更多的功績。是的，人活着，爲了美好和幸福的明天而工作是偉大的。

說得太多了，留點下次才談，並歡迎你來信交換工作意見。祝福你！

你的全志：瑩珠 上



(三)

(記甘光芭野分站慶祝喬遷黨所招待茶會盛況)十二月是雨的季節，浙瀝瀝瀝的雨絲，像柳絮，不停的從空中飄下，飄下，浙瀝瀝瀝……又像祖國土地上被壓迫的兒女們在悲泣，低聲的細訴……

苦難的日子長又長，煩悶和憂傷壓抑在祖國兒女的心頭上。痛苦的熱淚常潤着兒女的眼眶，滴落在祖國富饒的土地上。兒女們的眼睛，閃耀着憤怒的光芒，那光芒呵！孕育着一股無比堅強的力量！

這是一個激動的夜晚，謐靜的甘光芭野村响起了激昂的歌聲，那歌聲是幸福的聲音，使人陶醉，使人嚮往。人們逐漸湧向那歌聲的起處，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老公公、老婆婆都來了，在黨的邀請下，他們都來了！爲了幸福美好的日子，爲了擺脫苦難的日子，在這歡樂的時候，我們是不會忘記廣大的苦難的人民。於是他們懷着愉快的心情，帶着禮物來到了黨所。負責招待的工作全志，熱忱地招待。在正式開始前的五分鐘，黨所已是被擠得水洩不通，全志們爲這熱烈的場面所感動，招待全志都忙得不可開交，在那密密的人羣中穿來穿去，殷勤的招待着，也忙着向村民道歉道：「大家這麼熱心送來許多禮物，而我們卻沒有好的東西招待」。但村民都興奮的說：「那里，那里」。會場上播出悠揚悅耳的音樂，溢着輕鬆的談笑聲，使整個會場洋溢着一片青春的氣息。雖然這是雨的季節，但會場上並不感到寒冷，相反的，一股熾熱的火燄在燃燒着人們的心，熱血叫心靈激動、跳躍，怒火在苦難中燃燒。正如一位全志在會上所說：「全胞們的熱心和關懷，使我的心跳躍，使我的血沸騰，給予我們無數的勇氣，更加强了我們的鬥爭信念和決心。我們將永遠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爲實現美好的明天而奮鬥。雖然我們的處境會更惡劣，但它絕不能阻礙我們的前進，因爲，人民的力量在不斷的成長……」這些話深深的感動了會場的全胞們，顯露出尊敬和會心的微笑。

是的：甘光芭野的人民在不斷的成長，那是五九年七月十四日，黨正式在甘光芭野成立了分站，當時由於無法在村內覓得一間適當的黨所，只得在村外。打從黨成立日起，它就擔負起爲人民爭取利益的偉大任務，經過了全志們不斷的努力，在人民熱烈的支持下，經歷了重重的打擊，突破了無數的困難，在不斷的工作和鬥爭中成長了起來。在殖民地主義者頒佈了緊急法令時起，甘光芭野村民就過着不安、恐懼、煎熬的日子。他們希望能有一個代表着人民的組織，來爭取自由平等幸福的日子。在這苦難的日子里，黨的旗幟便在祖國的土地上豎立起來，飄揚在祖國的天空。從此，黨在苦難的全胞們的

擁護下，經過了無數次的狂風暴雨，經歷了無數次的考驗與衝擊，無數黨優秀的兒女被剝奪了自由，而黨還是不斷的在祖國的各個落成長起來了。甘光芭野分站也在這種情況下成長了，在數次的競選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今天，正是從勝利走向勝利！……

八時正茶會開始，分站代表鍾金同志在會上致歡迎詞：「感謝同胞們這麼熱烈的來參加今晚的茶會，並且送來許多賀儀。我們雖然沒有山珍海味來招待同胞們，只有淡薄的茶水，但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們藉此喬遷黨所的日子與同胞們聯繫得更緊，同時也慶祝甘光芭野的人民在成長……」。

接着分部主席魏利煌同志在熱烈的掌聲中上台演說，他的講詞亦莊亦諧，不時引起陣陣的笑聲，他分析了祖國當前的局勢，爲同胞們指引一條出路，會場上的同胞們，深受感動並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場的一位黃先生被這熱烈的場面感動了，毫不猶豫的取出支票，開了一百大元，報效給黨，會場上又一片熱烈的掌聲。

居鑾支部秘書吳維湘同志亦在熱烈的掌聲中登台，他說：勞動人民創造了世界，勞動使世界不斷向前推進，勞動使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但是，今天祖國的勞動人民，並沒有享受到勞動的果實，而這勞動果實却被別人所奪取了，這是令人感到悲憤和痛心的。黨是人民的組織，它是屬於人民的，人民是黨的力量源泉，沒有人民的支持她就不能存在，沒有一個代表人民的組織，人民的理想就難以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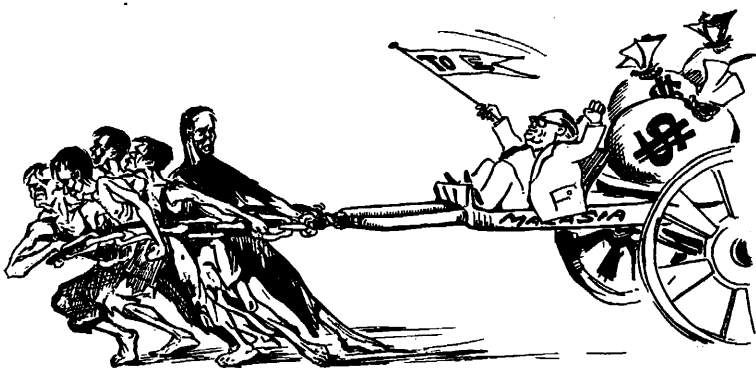
餘興節目接着開始，全志們嘹亮的歌聲，悠美的旋律。獲得了全胞們的喜愛和讚揚。演講優勝者石玉英、張小嬌、李秀英分別被邀請演講。值得一提的是年方十六的李秀英同志，參加黨只不過四個月左右，在積極的學習與鍛鍊下，已經能在三四百人的面前若無其事的分析婦女問題，而且還在全黨分部婦女演講比賽中奪得首名。在會上她條條有理的分析了當前婦女的處境，全胞們都投以驚奇的眼光，連母親也睜大眼睛：似乎不相信是自己的女兒。但立即在母親嘴角露出一絲微笑，是的，作爲母親的是應該感到驕傲。正如介紹員所說：「別看年紀小，年紀小志氣高，一心一意要把本領來學好，學好本領來把人民利益保」。但秀英全志却說：「我能在這里和大家談話，首先要感謝黨，在黨的教育下，使我能有今天的一點點成績，今後我將更加努力地在全志們學習，以便把我個人微小的力量獻給黨，獻給人民……」。努力吧！敬愛的全志，爲了黨，爲了社會主義事業，使自己成爲黨和祖國的好兒女。

苦難的日子長又長，苦難的人民在苦難中成長。……

☆☆☆

如此「大合併」！

(焚)



大合併

# 大規模遊藝會成功演出

★★★★★靜觀者★★★★★

「不畏壓制，不怕困難，穩紮穩打，奮勇前進」。這是一句多麼動人有力的詞句，它正刻畫了我們的內心呼喊。當我黨雪州分部七名同志被聯盟以打擊反對黨橫蠻統治法令逮捕了不上一個星期以後，這個詞句巍峨地懸掛在人民黨雪州分部慶祝「人民日」遊藝會的舞台兩側，使我們起了進一步透視反動統治集團的陰險面目的感覺，使我們的意志更堅強，站立得更穩。

人民黨雪州分部為慶祝黨紀念日又為總部籌募政治基金而舉行的盛大遊藝會，在三個月的努力籌備下，經于12月16及17日兩晚在吉隆坡精武體育館榮耀地演出。

有人說：這遊藝會是本邦自從緊急法令實施以來場面最熱烈，演出最成功的一次。

真的，演出的成績是非常可觀的：——

下午六時三十分，觀眾就魚貫入場了，未克半小時，整個精武體育館擁擠得水洩不通，招待員忙得滿頭大汗，負責人却感到非常不安與抱歉，因為座滿了，觀眾還陸續不斷蒞臨，參觀券已售賣得淨光，臨時也搬來了椅子，而站着的觀眾還是不少。

首一個晚上，大會主席加南星全志在會上說了話：「健康的文娛活動，是人們所需要的，我們大力推行。深惡痛絕的黃色文化，我們一貫地堅決地予以打擊。……」

黨主席布達達全志也被邀發表了精警的演講。他說：馬來亞人民的生活還處在水深火熱中，要過美好的日子，必須共全奮鬥。當他提到大馬路西亞計劃時，他說：聯盟的袖領們以及李光耀和他的集團在搞假合併，暴露了其出賣人民利益的本質。

接着遊藝節目就開始了。

百人合唱團是在三個月前由人民黨雪州屬下各支部的工農群眾組成的，他們並沒有參加過什麼大名堂的歌詠隊，也沒有受過什麼訓練，可是，他（她）們卻發揮了驚人的智慧。請看，宏亮的歌聲，不是震撼了整個體育館嗎？雄偉的氣慨，不是洋溢在人們的心田嗎？

非常緊湊的，合唱團一結束，不一會，舞台出現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我國地圖，手持我黨黨旗的全志衝了出來，這下子，掌聲四起，如雷震耳，歡呼聲不絕，這是一個象徵三大民族工農群眾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的舞蹈——「愉快舞」，它場面浩大，音樂明爽，跳來輕鬆愉快，令人有信心堅強的感覺。

「丁加奴漁民舞」和「歡樂的理髮師」却是近年來的本地創作（作者是某支部的文娛負責人，出身工人階級），前者在一年多來曾經在各地支部演出，皆獲好評，後者却是首次演出。

漁人的生活是最貧困的，尤其是東海岸一帶，他們吃不飽，穿不暖，用着最原始的工具勞動，冒着生命的危險與風浪搏鬥，而他們所受的剝削又是最為苛刻的，另一方面，他們存在着保守與迷信的缺點。他們的不滿現狀是不強烈的（起碼目前是這樣），相反的，他們却埋怨命運對他們的擲擲，而唯一的安慰只能祈求上蒼，Tuhan（阿拉）的庇佑。「丁加奴漁民舞」不但描繪了他們在跟暴風雨搏鬥的驚險場面，也刻畫了他們對痛苦生活的悲憤以及對上蒼精神寄托的縮影。加以「漁光曲」的悽楚場面，悲怨的漁光曲子，更使人覺得漁人生活的悽慘悲涼！

不過，漁人也有它快樂的一面，他們熱愛生活，熱愛勞動，尤其對他們辛勤得來的收穫，他們歡欣，他們憧憬着美好日子的到來。「印度打漁舞」就反映了他們工作歸來與妻子團聚的熱烈場面。而列為最輕鬆，最

出色，演技很到家的「娶新娘」，却把中國廣東南部的漁人婚嫁的慶喜場面活生生地映現出來。觀眾們都歡呼叫好！

理髮師的生活，向來被人忽略，我們很難在文化藝術上看到這樣的體裁。「歡樂的理髮師」這個舞劇被創作了，可以說是非常新鮮與特有的。它那輕鬆、豪爽的音樂與幽默、風趣的舞步、表情引起會場不斷的爽朗的笑聲。它跳出了理髮師們的愉快心情以及勤敏的工作身手，它尤其重要地跳出了三大民族的和諧共處以及走向建立單一馬來亞民族的道路的象徵。

我們說過，這次的演出，是多姿多彩的，它不但包括了三大民族的藝術，尤其包括了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形象。所以，人口中佔大多數的農民也是必須反映的主要對象。「馬來農作舞」，「印度農家樂」等，描寫了各民族農人的辛苦勞作，指出了他們如何以欣慰的心情來迎接與珍惜血汗換回來的勞動成果，輕快有力的舞步，嚴謹而開朗的表情，充分表現了他（她）們對生活的熱愛。佈景燈光逼真，令人嘖嘖稱讚。

一個花園裝設的舞台，隨着活潑優美的音樂兩個少女靈活地婆娑起舞，發揮了他們東歐羅巴民族的善歌好舞的性格特點，正跳得起勁的時候，却被兩小伙子看見了，他們要求共舞，少女不好意思拒絕，也就接受了。舞步輕起緩落，伶俐活潑。啊！多麼豪邁，多麼活躍的民族！——這是「逗姑娘」。

一輪明月的月亮高掛天空，大地朦朧，悠揚的音樂，從遠而近，中國雲南的青年男女悠遊地歡歌樂舞，他們似乎忘却了白天的勞苦，而在美好的環境裏自由地歡唱。——這就是「阿細跳月」。

「男歡女喜」是一個風趣十足的舞劇，它跳出了青年人的正確戀愛生活的概念，它帶給那些亂搞愛情者一個有威力的警戒。

中國北方民族的舞蹈是非常出色的，「鄂倫春舞」、「青春舞曲」等，給人留下極好的印象。那精善騎術的鄂倫春青年們，多麼有力，剛強地在草原上馳奔着，英雄氣概昂然。

場面偉大，樂聲交昂的越南「竹竿舞」，老早就震動了本邦各地，而在精武的演出，更顯得熱烈無比，觀眾們全神貫注，屏氣靜觀，或者跟隨着音樂的節奏，打着板子。同樣大場面的「半邊裙舞」，音樂輕鬆，舞步爽快，演員身手已到爐火純青的階段，表情自然，充分流露了（他）們的熱愛勞動以及鄙視不勞動者的觀念。——意義深長，富教育性。

悠揚的音樂剛剛奏起，布幕也就慢慢地啓開了，舞台上出現了一朵朵的白雲，不，那是演員手上拿着的雲牌，她們在輕歌妙舞，她們手上的牌子，編成了「天下太平」的字樣。——「云牌舞」。

其他還有數項馬來民間舞蹈以及馬來官庭舞。精神飽滿的海軍們，敏捷矯健的身手，跳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海軍舞」。

☆☆☆☆

自然，這首次的演出缺點難免，但值得頌揚的地方還有：

會場的秩序和工作紀律非常良好，尤其是後台和舞台。有這樣的事：分部的秘書全志想進後台，而他又不是後台工作者，便被拒於門外；後台主任沒帶上襟章，也被糾察員拒入後台。這完全糾正了各支部舉行遊藝會時後台變成前台的現象。義賣食物和賣花的全志都表現得非常好。這種高度服務精神以及嚴密的紀律，是我黨值得誇耀的地方。

## 我們征服了奧菲峯

隨軍記者：夢彤

黨呷州分部康樂組全志一行廿一人，于十一月廿五日成功地征服了橫臥柔呷邊境，拔海四千餘呎的奧菲峯（Mt. Ophir 俗稱「金山」）。當然，這並不是第一次的征服，早在我們攀登這個高峯以前，就有好些英雄好漢與探險隊在峯頂紮過營了。不過，這次的征服歷程是使我們深切地體味到，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和百折不撓的毅力，以及互助互愛的精神，而想攀上峯頂，這可以說是夢想。

在六個半鐘頭的行程中，我們橫越兩座拔海三千四百呎以上的高峯（第一、二峯），冒着傾盆大雨、沿着泥濘的溝梯，攀着樹根拉着繩索登上最高的奧菲峯頂。在六十度左右的寒氣中，我們在峯頂渡過顫抖的一夜，第二天上午十時半沿着原路下山。然后在好些同志的「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宣誓」聲中結束全部征服。

雖然大夥兒是經歷了無數的艱險，但整個征服却是妙趣橫生的，以下的征服拾遺，將會使同志們覺得此「險」值得一「冒」。

（一）市議員同志說：

「我不行了！」

黨市議員顧興光同志，在此次的爬山隊伍中，榮司後衛之職。僅走了第一峯的五分之一的路程，他老兄先是「頭暈！」，接着「氣喘！」，再接着是「心臟好像要從口里跳出來！」，又接着是「汗水直流！」……

最后說了一聲：「我不行了！」就跌坐地上。

可是，隊伍領導全志「軍令如山」，一聲「堅持到底，繼續前進」我們的議員先生祇好在解除全身「武裝」後，喝一口水，拿着「東葛」，在兩位同志的「後衛」下，踉踉蹌蹌走向高山之嶺。

——難怪山腳下亞沙汗市鎮的一些村民與同志都在為「老顧是否能攀上第三高峯？」這個問題在「打賭」！

（二）退還維谷，狼狽十分！

在第二峯（公主峯）山腰紮營進午餐後，已是下午一時許；頃刻間一陣雷從半山包圍過來，接着突然雷鳴電閃，大雨傾盆而下！

然而，我們還得登上第二峯，然後下山，最后再攀上最高的第三峯（奧菲峯，拔海四千一百餘呎）。面對着這樣的一段艱險路程，一部分「英雄」們就想開小差了！可是，回去的一段路程却也相當「可觀」，時間已是下午一時許，同得去還要面對「紀律處分」；看能附和的人不多，只好哭喪着臉，帶着嗚咽的聲調哼着：「……無情的風雲佈滿了天邊，我們本着祖先的精神打破這艱難……我們不怕山高，我們不怕路遠……」在大雨中繼續進軍。

「英雄」們也真是狼狽得够偉大！

（三）光明的前夕是黑暗的

到達公主峯頂，站在岩石上，遙望對面的奧菲峯，祇見絕壁懸崖，半山為沈雲所包圍，山巔矗立在雲端。隊伍的領導同志雀躍萬分地指着峯頂說：

「哪！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大家繼續前進！」

真英雄們聽後當然嘩然歡呼，豆腐「英

雄」們這時却為「大難臨頭」，口呆目瞪，然後祇有苦笑！沒奈何地再開始蹣跚踉蹌的步伐……

（四）在「鬼門關」中掙扎

呼啦啦的風，沙啦啦的雨，嗚隆隆的雷，閃電，霹靂……我們的隊伍還是繼續着最艱險的征服，也是最后的一段征服。

奧菲峯頂就在眼前了！但是，我們還得爬過一段滑溜的石壁。在石壁上，祇有幾條零零落落，綜橫交錯的樹根。英勇的先鋒隊先爬上峯頂在大樹上綁了繩，垂下石壁來，大夥兒就拉緊繩索，使出「壁虎功」，在石壁上爬行前進。

某同志偶而同頭向下望，祇見其屁股下飄過一堆白雲，山凹都看不見了！他立即閉上雙眼，加快向上爬行的速度，口中喃喃唸道：「前生作孽，今生受罪，吾命休矣！」

這是全部征服中令人畢生難忘的一段。也只有活得不耐煩的人才會嘗試第二次踏上這段征服。

（五）啊唷……嗚唷……

渡過「鬼門關」（石壁），我們終於征服了奧菲峯。

在峯頂，剛過傍晚六時許，寒氣就陣陣發來，周圍是雲海一片。在幾塊大石中間，蓋上前人留下的幾片鋅片，這就是我們的「臥室」。當寒氣從石縫中襲進「臥室」時，躺在里面的「英雄」們突然傳出陣陣：

「死，死，……啊唷……這次真的死……我……我的腳完全……麻……麻痺……嗚唷……」這是市議員馬開恩同志在作着「垂死掙扎」時發出的哀聲！

「冷，冷……阿媽噯……阿媽……天怎麼還不亮……」這是僅有的兩名女「英雄」之一的賴寧嬌同志的「號聲」！

「啊呀！……」一滴露水從鋅片上滴在林崇和同志的腳上時，他發出一聲「慘叫」！

「好……好……這可好……好了一點……噫……噫……」抱着一個熱烘烘的熱水袋，劉運民同志發出微微的「希望之言」。

「瓜……瓜……瓜達（康樂組負責同志王家達的「外號」）回……回……回去才與你算賬，這就是康……康……康樂……」市議員顧興光同志在和寒氣「沈默地戰鬥」了好些時刻後，終於吐出這句怨言……

（六）勝利歸來

「永遠告別了！金山！」

第二天上午十時許，大夥兒抱着「逃難」的心情下山。抵達山脚，歷時僅四個鐘頭左右（包括休息時間在內）。因為大家一路「抓青蛙」抓下山來，連跑帶飛，連滾帶跳。所以，到達山下，跛足的跛足，駝背的駝背……這是「奇觀」的，回到阿沙汗市鎮，村民們都以着驚奇的眼光來接待我們，因為他們不曾見到任何一位同志被「扛」回來。

「他們都曾爬上最高峯嗎？」一個村民問。

「你們難道不曾見到昨晚在最高峯上燃燒着的火把嗎？」另一村民答。

「利害！利害！這些野牛的確是不可以開玩笑的！」發問的村民嘆息說。

「英雄」們聽了無不露出「驕傲的微笑」。然而，想起昨夜，每個人心中都對自己說：

「這個英雄也只做這一次了！」

1961

年12月7日

高子瓊心閱

☆☆☆  
☆☆☆

